
LIBRARY
AUG 1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聊齋志異新評卷三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紅玉

廣平馮翁者一子字相如父子俱諸生翁年近六旬性方鯁而家屢空數年間媼與子婦又相繼逝井臼自操之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見東鄰女自牆上來窺視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來亦不去固請之乃梯而過遂共

責其浮蕩分知與不知兩層喪德不可促壽亦不可恐其喪德嚴父之教也畏其促壽慈親之心也爲人子者宜深體之

寢處問其姓名曰妾鄰女紅玉也生大愛悅與訂永好女諾之夜夜往來約半年許翁夜起聞子舍笑語窺之見女怒喚生出罵曰畜生所爲何事如此落寞尚不刻（愈落寞愈加刻苦）苦乃學浮蕩耶人知之喪汝德人不知亦促汝壽（所謂汝不能知命何命亦不能奈我何也喪德促壽）生跪自投泣言知悔翁叱女曰女子不守閨戒既自玷而又（義方懿訓不可多得）復玷人倘事一發當不僅貽寒舍羞罵已憤然歸寢女（豈正而也）流涕曰親庭罪責良足愧辱我兩人緣分盡矣生曰父（言強而婉）在不得自專卿如有情尚當含垢爲好女言辭決絕生乃灑涕女止之曰妾與君無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踰牆

女不以爲愧辱而去無是理生不念其舊好而留亦無是情然辭去者易措詞挽留者難置議須看其下筆輕圓處

鑽隙何能白首此處有一佳耦可聘也生告以貧女曰來宵相俟妾爲君謀之次夜女果至出白金四十兩贈生曰去此六十里有吳村衛氏女年十八矣高其價故未售也君重啗之必合諧允言已別去生乘間語父欲往相之而隱饋金不敢告父翁自度無貲以是故止之生又婉言試可乃已翁頷之生遂假僕馬詣衛氏衛故田舍翁生呼出外與閒語衛知生望族又見儀采軒豁心許之而慮其靳於貲生聽其詞意吞吐會其旨傾囊陳几上衛乃喜浼鄰生居間書紅箋而盟焉生入拜媼

代寄佳偶所薦得人狐有義有識

此等御度
沾此柏臺

居室偪側女依母自障微睨之雖荊布之飾而神情光艷心竊喜借舍款婿便言公子無須親迎待少作衣妝即合舁送去生與訂期而歸詭告翁言衛愛清門不責貲翁亦喜至日衛果送女至女勤儉有順德琴瑟甚篤踰二年舉一男名福兒會清明抱子登墓遇邑紳宋氏宋官御史坐行賕免居林下大煽威虐是日亦上墓歸見女艷之問村人知爲生配料馮貧士誘以重賂冀可搖使家人風示之生驟聞怒形於色旣思勢不敵斂怒爲笑歸告翁翁大怒奔出對其家人指天畫地詬罵萬

無日無天
令人髮指

一慷爽一
愼密如聞

端家人鼠竄而去宋氏亦怒竟遣數人入生家毆翁及子洶若沸鼎女聞之棄兒於牀披髮號救羣篡舁之鬨然便去父子傷殘呻吟在地兒呱呱啼室中鄰人共憐之扶置榻上經日生杖而能起翁忿不食嘔血尋斃生大哭抱子興詞上至督撫訟幾徧卒不得直後聞婦不屈死益悲寃塞胸吭無路可伸每思要路刺殺宋而慮其扈從繁兒又罔托日夜哀思雙睫爲之不交忽一丈夫弔諸其室虯髯濶頷曾與無素挽坐欲問邦族客遽曰君有殺父之讎奪妻之恨而忘報乎生疑爲宋人之

俠○上○其○猶○龍○乎○用○筆○亦○有○神○龍○夭○嬌○不○可○捉○摸○之○妙

其聲如見其人

杵臼之事而以爲婦人女子非輕杵臼也以代庖之事觀之則抱呱呱者直婦人女子事耳亦作者有意爲下文抱養事作一伏筆又恐犯實急以請自任之一語掩過

勢

偵姑偽應之客怒眦欲裂遽出曰僕以君人也今乃知不足齒之傖生察其異跪而挽之曰誠恐宋人餂我今實佈腹心僕之臥薪嘗膽者固有日矣但憐此襁中物恐墜宗祧君義士能爲我杵臼否客曰此婦人女子之事非所能君所欲託諸人者請自任之所欲自任者願得而代庖焉生聞崩角在地客不顧而出生追問姓字曰不濟不任受怨濟亦不任受德遂去生懼禍及抱子亡去至夜宋家一門俱寢有人越重垣入殺御史父子三人及一婢一媳宋家具狀告官官大駭宋執謂相如

遂全無痕跡丈夫二字直對婦人女子言且與狐女對興如山訟峙突如其來總然而去此段文氣純胎息左肓非徒摹其形似者錮獘之牢不可破者即以利刀之牢不可

於是遣役補生生遁不知所之於是情益眞宋僕同官役諸處冥捜夜至南山聞兒啼跡得之繫累而行兒啼愈嗔羣奪兒拋棄之生寃憤欲絕見邑令問何殺人生曰寃哉某以夜死我以晝出且抱呱呱者何能踰垣殺人令曰不殺人何逃乎生詞窮不能置辯乃收諸獄生泣曰我死無足惜孤兒何罪令曰汝殺人子多矣殺汝子何怨生既褫革屢受梏慘卒無詞令是夜方臥聞有物擊牀震震有聲大懼而號舉家驚起集而燭之一短刀銛利如霜剁牀入木者寸餘牢不可拔令睹之魂魄

拔者破之安得各官狀面皆有此一刀從生心中冥出三層使讀者咸賞其情致之纏綿用筆之周匝幾忘其爲承接過渡之筆前有丈夫弔諸其室至大寃昭雪丈夫之事已畢矣

喪失荷戈徧索竟無蹤緒心竊餒又以宋人死無可畏懼乃詳諸憲代生解免竟釋生生歸甕無升斗孤影對四壁幸鄰人憐餽食飲苟且自度念大讎已報則囅然（數語爲一篇之警策）喜思慘酷之禍幾於滅門則淚潸潸墮及思半生貧徹骨宗支不續則於無人處大哭失聲不復能自禁如此半年捕禁益懈乃哀邑令求判還衛氏之骨既葬而歸悲怛欲死輾轉空牀竟無生路忽有款門者凝神寂聽聞一人在門外譨譨與小兒語生急起窺覘似一女子扉初啟便問大寃昭雪可幸無恙其聲稔熟而倉猝不

而婦人女子忽來款門巧杵臼之事果出之於婦人女子巾幗有色而丈夫無色狐有色而人無色矣

能追憶爇火燭之則紅玉也挽一小兒嬉笑跨下生不（從天降下來何驚也）暇問抱女嗚哭女亦慘然既而推兒曰汝忘而父耶兒牽女衣目灼灼視生細審之福兒也大驚泣問兒那得來女曰實告君昔言鄰女者妄也妾實狐適宵行見兒啼谷中抱養於秦聞大難既息故攜來與君團聚耳生揮涕拜謝兒在女懷如依其母竟不復能識父矣天未明女即遽起問之答曰奴欲去生裸跪牀頭涕不能仰女笑曰妾誑君耳今家道新創非夙興夜寐不可乃剪莽擁篲類男子操作生憂貧乏不能自給女曰但請下

帷讀勿問盈歉或當不殍餓死遂出金治織具租田數十畝僱傭耕作荷鑱誅茅牽蘿補屋日以為常里黨聞婦賢益樂貲助之約半年人烟騰茂類素封家生曰灰燼之餘卿白手再造矣然一事未就安妥如何詰之答云試期已迫巾服尚未復耳女笑曰妾前以四金寄廣文已復名在案若待君言悞之已久生益神之是科遂領鄉薦時年三十六腴田連阡夏屋渠渠矣女嫋娜如隨風飄去而操作過農家婦雖嚴冬自苦而手膩如脂自言三十八歲人覘之常若二十許人

異史氏曰其子賢其父德故其報之也俠非特人俠狐亦俠也遇亦奇矣然官宰悠悠豎人毛髮刀震震入木何惜不略移牀上半尺許哉使蘇子美讀之必浮白曰惜乎擊之不中

王漁洋曰程嬰杵臼未嘗聞諸巾幗況狐耶

領之［左襄公二十六年］逆
之於門者領之而已
鼠竄［宋紀金人圍太原童
貫欲遁歸張孝純止
之曰平生推重太師幾多威重及臨
事乃捧頭鼠竄何面目見天子乎
皆裂［史記項羽
本紀樊噲
瞋目視項王頭髮
上指目眥盡裂
傖［世說顧辟疆謂王子
敬曰不足齒之傖耳
試可乃已［書堯
典
望族［秦觀王儉論王謝二氏最爲｜｜江
左以來公卿相繼出其門者十七人
荆布

後漢梁鴻傳鴻妻孟光妝飾入門鴻昇見卷一行賕
不答乃更為椎髻布衣荊釵鴻大喜嫦娥
正韻賕音求說文以財枉法相謝也徐曰非沸鼎前
理而求之也史記滑稽傳又恐受賕枉法漢
霍光傳羣下鼎沸今見卷二臥薪嘗膽山堂肆考
日之議不得旋踵頃蓮香越勾踐丨
丨丨丨欲杵史記趙世家趙朔娶成公姊為夫人
以報吳臼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乃治靈公之
賊以致趙盾韓厥謂之不聽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
曰子必不絕趙祀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
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
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丨丨謂朔友人程嬰曰
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
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婦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
宮中不獲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
奈何丨丨丨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
丨丨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
者二人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匿山中程嬰出謂諸

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
氏孤處諸將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殺｜｜
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眞孤
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
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公問韓厥對曰大業之後
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厥以
實告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名曰武召程嬰徧拜
諸將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程嬰乃
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
後今武既立我將下報孟宣與公孫｜｜趙武啼泣
固請程嬰曰不可彼以我能成事故先我
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

代庖莊子逍遙遊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儼然見卷一書壁

昭雪見卷二珠見

無恙見卷二珠見

下帷前漢董仲舒｜｜講誦三年不窺園

誅茅楚辭卜居寍｜鋤草｜以力耕乎◦庾信江南賦｜｜宋玉之宅

素封見卷一種梨

再造見卷二聶小青

廣

文舊唐書天寶九載國學增置丨丨館夏屋渠渠詩
以鄭虔爲博士故今稱教職曰丨丨丨秦
風丨丨丨丨傳浮白見自惜乎擊之不中世說補蘇
渠渠深廣貌志子美好飲
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以一斗爲率公密使覘之
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徂擊秦皇帝撫掌曰
丨丨丨丨丨丨丨遂滿引一大白公
日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

林四娘

青州道陳公寶鑰閩人夜獨坐有女子搴幃入視之不識而豔絶長袖宮裝笑云清宵兀坐得勿寂耶公驚問何人曰妾家不遠近在西鄰公意其鬼而心好之捉袂挽坐談詞風雅大悅擁之不甚抗拒顧曰他無人耶公

急閽戸曰無促其緩褰意殊羞怯公代爲之殷勤女曰妾年二十猶處子也狂將不堪狎褻既竟流丹浹席既而枕邊私語自言林四娘公詳詰之曰一世堅貞業爲君輕薄殆盡矣有心愛妾但圖永好可耳絮絮何爲無何雞鳴遂起而去由此夜夜必至每與閽戸雅飲談及音律輒能剖悉宮商公遂意其工於度曲曰見時之所習也公請一領雅奏女曰久矣不托於音節奏強半遺忘恐爲知者笑耳再強之乃俯首擊節唱伊涼之詞其聲哀婉歌已泣下公亦爲酸惻抱而慰之曰卿勿爲此

歌以永言聲以宣意哀樂所感著乎聲歌

一毫不能假借亡國之音哀以思至作鬼度曲猶不能改故聲音之道先王慎焉

亡國之音使人於邑女曰聲以宣意哀者不能使樂亦猶樂者不能使哀兩人燕昵過於琴瑟既久家人竊聽之聞其歌者無不流涕夫人窺見其容疑人世無此妖麗非鬼必狐懼為魔蠱勸公絕之公不能聽但固詰之女愀然曰妾衡府宮人也遭難而死十七年矣以君高義托為燕婉然實不敢禍君倘見畏疑即從此辭公曰我不為嫌但燕好若此不可不知其實耳乃問宮中事女緬述津津可聽談及式微之際則哽咽不能成語女不甚睡每夜輒起誦準提金剛諸經咒公問九原能自

此花 老女入宮詣如何

懺耶曰一也妾思終身淪落欲度來生耳又每與公評隲詩詞瑕輒疵之至好句則曼聲嬌吟意緒風流使人忘倦公問工詩乎曰生時亦偶爲之公索其贈笑曰兒女之語烏足爲高人道居三年一夕忽慘然告別公驚問之笑云冥王以妾生前無罪猶不忘經咒俾生王家別在今宵永無見期言已慘然公亦淚墮乃置酒相與痛飲女慷慨而歌爲哀曼之音一字百轉每至悲處輒便哽咽數停數起而後終曲飲不能暢乃起逡巡欲別公固挽之又坐少時雞聲忽唱乃曰必不可以久留矣

然君每怪妾不肯獻醜今將長別當率成一章索筆搆成曰心悲意亂不能推敲乖音錯節慎勿出以示人掩袂而去公送諸門外湮然而沒公悵悼良久視其詩字態端好珍而藏之詩曰靜鎖深宮十七年誰將故國問靑天閒看殿宇封喬木泣望君王化杜鵑海國波濤斜夕照漢家簫鼓靜烽烟紅顏力弱難爲厲蕙質心悲只問禪日誦菩提千百句閒看貝葉兩三篇高唱梨園歌代哭請君獨聽亦潸然詩中重複脫節疑傳者錯悞

不許於音 禮檀弓孔子之故人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於音

也伊涼〔傳載錄〕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爲名如丨州丨州甘州之類皆是其曲遍繁聲皆名八破

後其地盡爲西蕃所沒破乃其兆矣強半見卷二聶小青擊節〔野史〕魏晉之代有孫氏善歌舊

曲宋纖善丨丨丨以木拍板代之拍板始此〇天錄識餘丨丨二字謂丨几爲丨若丨缶爲丨之類也今人

不解此義以爲彈指者非於邑〔楚辭九章〕氣丨丨而不可止〔注〕丨丨氣結而不下也衡府見卷

一成王準提金剛諸經咒〔準提咒〕南無薩哆喃三藐三菩提俱胝喃怛姪他唵折隸

主隸準提娑婆訶〇元史釋元傳若歲視釐禱祠之常號有曰都思哥兒華言傘蓋咒也有曰澗兒魯弗

下市華言金剛咒也懺見卷一瞳人語曼聲〔列子〕昔韓娥爲丨丨長歌丨美也長也推敲

〔全唐詩話〕賈島於京師騎驢得句云宿鳥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著丨字又欲下丨字乃引手作丨丨

之勢時韓愈爲京兆尹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賈具道所以愈曰敲字佳遂與並轡歸爲布衣

之交

化杜鵑（寰宇記）蜀王杜宇號望帝時有荊人鱉靈既死其尸隨水上至汶山下忽復生帝立爲相後帝淫鱉靈妻遂禪位於鱉靈號開明氏帝自亡去升西山隱焉化爲子鵑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之聞子鵑鳴卽曰是我望帝也

菩提（語見卷一瞳人語菩薩注）

貝葉（酉陽雜俎）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尺經冬不凋西域經書用此皮葉

梨園（唐紀）明皇知音律酷愛注曲選子弟三百人（按）曲於驪山繡嶺下丨丨聲有誤者必覺而正之時宮女數百亦謂丨丨子弟

魯公女

招遠張於且性疎狂不羈讀書蕭寺時邑令魯公三韓人有女好獵生適遇諸野見其風姿娟秀着錦貂裘跨小驪駒翩然若畫歸憶容華極意欽想後聞女暴卒悼

今

無端而祝之外爲非禮乃深情所感果達九泉可見天下無不可通之誠無不可感之人況倫常所關而行之以禮者哉

代

歎欲絕。會以家遠。寄柩寺中。卽生讀所。生敬禮如神明。朝必香。食必祭。每酬而祝曰。睹卿半面。長繫夢魂。不圖玉人奄然物化。今近在咫尺。而邈若山河。恨如何也。然生有拘束。死無禁忌。九泉有靈。當珊珊而來。慰我傾慕。日夜祝之。幾半年。一夕挑燈夜讀。忽舉首。則女子含笑立燈下。生驚起致問。女曰。感君之情。不能自已。遂不避私奔之嫌。生大喜。挽坐。遂共歡好。自此無虛夜。謂生曰。妾生好弓馬。以射麞殺鹿爲快。罪業深重。死無歸所。如誠心愛妾。煩代誦金剛經一藏數。生生世世不忘也。生

敬受教每夜起即柩前捻珠諷誦偶值節序欲與偕歸女憂足弱不能跋履生請抱負以行女笑從之如抱嬰兒殊不重累遂以爲常考試亦載與俱然行必以夜生將赴秋闈女曰君福薄徒勞馳驅遂聽其言而止積四五年曾罷官貧不能輿其櫬將就窆之苦無葬地生乃自陳某有薄壤近寺願葬女公子曾公喜生又力爲營葬曾德之而莫解其故曾去二人綢繆如平日一夜側侍生懷淚落如豆曰五年之好於今別矣受君恩義數世不足以酬生驚問之曰蒙惠及泉下經咒藏滿今得

以身相報不計其年而且訂於再生約以異地自古及今以至百千萬億劫三千大千世界只是一個情字

生河北盧戸部家如不忘今日過此十五年八月十六日煩一往會生泣下曰生三十餘年矣又十五年將就木焉會將何爲女亦泣曰願爲奴婢以報少間曰君送妾六七里此去多荆棘妾衣裳難度乃抱生項生送至通衢見路旁車馬一簇馬上或一人或二人車上或三人四人十數人不等獨一錮車繡幃朱幰僅一老媪在焉見女至呼曰來乎女應曰來矣乃回顧生云盡此且去勿忘所言生諾女子行近車媪引手上之展軨即發車馬闐咽而去生悵悵而歸誌時日於壁因思經咒之

> 南海近在方寸地方寸地即是南海未有南海不在方寸地者特恐方寸地未必仰是南海耳

效持誦益虔夢神人告曰汝志良嘉但須要到南海去

> 爲○愛○持○讀○誦○經○典○者○指○出○要○

問南海多遠曰近在方寸地醒而會其旨念切菩提修

> 旨○以○其○題○咽○緣○功○德○不○少○

行倍潔三年後次子明長子政相繼擢高科生雖暴貴而善行不替夜夢靑衣人邀去見宮殿中坐一人如菩薩狀迎之曰子爲善可喜惜無修齡幸得請於上帝矣生伏地稽首喚起賜坐飲以茶味芳如蘭又令童子引去使浴於池池水淸潔游魚可數入之而溫掬之有荷葉香移時漸入深處失足而陷過涉滅頂驚寤異之由此身益健目益明自捋其鬚白者盡簌簌落又久之黑

者亦落面紋亦漸舒至數月後頷禿面童宛如十五六時兼好游戲事亦猶童過失邊幅二子輒匡救之未幾夫人以老病卒子欲爲求繼室於朱門生曰待吾至河北去而後娶屈指以及約期遂命僕馬至河北訪之果有盧戶部先是盧公生一女生而能言長益慧美父母鍾愛之貴家委禽女輒不欲怪問之具述前生約其計其年大笑曰癡婢張郎計今年已半百人事變遷其骨已朽縱其尚在髮童而齒豁矣女不聽母見其志不搖與盧公謀戒閽人勿通客過期以絕其望未幾生至閽

人拒之退反旅舍悵恨無所爲計閒遊郊郭因循而暗訪之女謂生負約涕不食母言渠不來必已殂謝即不然背盟之罪亦不在汝女不言但終日臥盧患之亦思一見生之爲人乃托遨遊遇生於野視之少年也訝之班荆略談甚倜儻公喜邀至其家方將探問盧即遽起囑客暫獨坐匆匆入內告女女喜自力起窺其狀不符零涕而返怨父欺罔公力白其是女無言但泣不止公出意緒懊喪對客殊不款曲生問貴族有爲戶部者乎公漫應之首他顧似不屬客生覺其優辭出女弟數日

女之死而復生生而復死情緣所結固也生以青衣邀去飲茶賜浴遂成童面且致修齡以行將就木之人儼然小耦菩薩慈悲以楊枝甘露灑作竝蒂蓮花眞有不可思議者

竟卒生夜夢女來曰下顧者果君耶年貌舛異覿面遂致違隔妾已憂憤死煩向土地祠速招我魂可得活遲則無及矣旣醒急探盧氏之門果有女亡二日矣生大慟進而弔諸其室已而以夢告盧盧從其言招魂而歸啓其衾撫其尸呼而祝之俄聞喉中咯咯有聲忽見朱櫻乍啓墮痰塊如冰扶移榻上漸復呻吟盧公悅肅客出置酒宴會細展官閥知其巨家益喜擇吉成禮居半月攜女而歸盧送至家半年乃去夫婦居室儼然小耦不知者多惵以子婦爲姑嫜焉盧公逾年卒子最幼爲

豪強所中傷家產幾盡生迎養之遂家焉

蕭寺見自志玉人（拾遺記）蜀先主甘后王質柔肌態媚容冶河南獻｜｜高三尺乃取｜｜致后側后與｜｜潔白齊潤嬖寵者非惟妒甘后而亦妒｜｜物化見卷一長倩僧珊珊漢武帝李夫人歌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其來遲｜｜一作嫺行貌輿襯見卷二嬰兒女公子左傳莊二十二年就木（左傳僖二十三年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焉）繡帷朱帷見卷一考域陛駿軨（禮曲禮｜｜效駕注）車轄頭轄也亦作鈴南海按觀音大士示現在浙江定海縣東落伽山故稱｜｜觀音詳見卷十四番僧落伽注○唐王勃讚曰南海之深幽絕處碧紺嵯峨連水府號曰七寶落伽山自在觀音於彼住○落一作洛菩提見卷一幢入語菩注薩邊幅（後漢馬援傳）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使馬援視之述盛陳陛衛延援入欲授以爵位

道士何爲閒情逸致而作此劇必係素有不潔之行故就色示

賓客皆願留援曰公孫不吐哺走迎天下士反修飾丨丨如偶人形何足稹天下士乎[注]謂若布帛修飾其丨丨也 朱門 見卷一畫皮 委禽 見卷一阿寶 閽人 [周禮天官]丨丨掌守王宮中門之禁 班荊 左傳襄二十六年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過之於鄭郊丨丨相與食[注]丨布也 倜儻 見卷一狐嫁女 豪強 史記田延年傳誅鉏丨丨[注]強暴也

道士

韓生世家也好客同村徐氏常飲於其座會集有道士托鉢門外家人投錢及粟皆不受亦不去家人怒歸不顧韓聞擊剝之聲甚久詢家人以情告言未已道人竟入韓招之坐道士向主客皆一舉手即坐略致研詰始

警使之枕遺局之石寢敗廁之中可謂請君入甕矣石面式歌且舞衣散香塵石耶人耶靈頑之頓殊而薰蕕之互異耶始不翅仙凡之各判亦實因人而施之耶雙肩承一喙居士之

知其初居村東破廟中韓曰何日棲鶴東觀竟不聞知鈌地主之禮荅曰野人新至無交游聞居士揮霍深願求飲焉韓命與觴道士能豪飲徐見其衣服垢敝頗偃

○以○衣○服○觀○人○俗○不○可

蹇不甚為禮韓亦海客遇之道士傾飲二十餘杯乃辭

○耐○酒○酒○皆○是○將○奈○何

而去自是每宴會道士輒至遇食則食遇飲則飲韓亦

○忘○却○本○身○

稍厭其煩飲次徐嘲之曰道長日為客寧不一作主道

○反○唇○相○稽○究○辟○而○喻○

士笑曰道士與居士等惟雙肩承一喙耳徐慚不能對道士曰雖然道人懷誠久矣會當竭力作杯水之酬飲畢囑曰翼午幸賜光寵次日相邀同往疑其不設道士

通例

釂

石家姊妹使之歌以伯酒則可矣女而石也道士不妨曳以共枕耳韓徐乃欲與狎

巳候於途入門則院落一新連閣雲蔓天奇之曰久不至此創建何時道士荅竣工未久比入其室陳設華麗世家所無二人肅然起敬甫坐行酒下食皆二八狡童錦衣朱履酒饌芳美備極豐渥飯巳另有小進珍果多不可名貯以水晶玉石之器光照几榻酌以玻璃琖圍尺許道士曰喚石家姊妹來童去少時二美人入一細長如弱柳一身短齒最稚嫵曼雙絕道士使歌以侑酒少者拍板而歌長者和以洞簫其聲清細既闋道士懸爵促釂又命徧酌顧問美人久不舞尚能之否遂有僮

褻耶

此等石美人讓君擁臥何妨

上寢

僕展氍毹於筵下兩女對舞長衣亂拂香塵四散舞罷斜倚畫屏二人心曠神飛不覺醺醉道士亦不顧客舉杯引盡起謂客曰姑煩自酌我少憩即復來即去屋南壁下設一螺鈿之牀女子爲施錦裀扶道士臥道士乃曳長者共榻命少者立牀下爲之爬搔二人睹此狀頗

○双召孪喙者偏不能以○

不平徐乃大呼道士不得無禮往將撓之道士急起而遁見少女猶立牀下乘醉拉向北榻公然擁臥視牀上美人尚眠繡榻顧韓曰君何太迂韓乃逕登南牀欲與狎褻而美人睡去撥之不轉因抱與俱寢天明酒夢俱

醒覺懷中冷物冰人視之則抱長石臥階下急視徐徐尚未醒見其枕遺屙之石酣寢敗厠中蹵起互相駭異四顧則一庭荒草兩間破屋而已

○逐、臭、夫、只、合○十字○受○此

棲鶴 高僧傳舒灊州山景色奇絕寶誌禪師與白鶴道人皆欲居之白於梁武帝帝命各以物誌其地者得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爲記○錫杖也天智論菩薩多用錫杖 觀 見卷一勞山道士 揮霍 陸機文賦紛紜｜｜形難爲狀 洞簫 三禮圖無底者謂之｜｜ 氍毹 風俗通織毛爲褥曰｜｜ 螺鈿 正韻蛤蚌曰｜｜○呂藍衍言鯖牂牁蠻國其王號鬼王其別部曰羅殿王在辰交之間郎今雲貴界外也世用其拾飾器謂之羅殿今江南徽州玉人以製杯盤屏匣精工細巧實出於此俗謂之｜｜乃羅殿之譌也 遺屙 未詳○按玉篇屙音阿上厠也與此不符

詞語開爽學又淹洽欲坦腹東牀胡亦自有所恃

胡氏

直隸有巨家欲延師忽一秀才踵門自薦主人延入詞語開爽遂相知悅秀才自言胡氏遂納贄館之胡課業良勤淹洽非下士等然時出游輒昏夜始歸扃閉儼然不款門而已在室中矣遂相驚以狐然察胡意固不惡優重之不以怪異廢禮胡知主人有女求為姻好屢示意主人偽不解一日胡假而去次日有客來謁縶黑衛於門主人迎而入年五十餘衣履鮮潔意甚恬雅既坐自達始知為胡氏作冰主人默然良久曰僕與胡先生

非吾族類何足婚姻此議自正第既不以女妻之而又婦其妹未免欺狐未免不恕耳

草蟲其驢耶高粱葉其刀耶芻靈其巨人

交已莫逆何必婚姻且息女已許字矣煩代謝先生客曰確知令愛待聘何拒之深再三言之而主人不可客有慚色曰胡亦世族何遽不如先生主人直告曰實無他意但惡其類耳客聞之怒主人亦怒相侵益亟客起抓主人主人命家人杖逐之客乃遁遺其驢視之毛黑色批耳修尾大物也牽之不動驅之則隨手而蹶嚶嚶然草蟲耳主人以其言忿知必相讎戒備之次日果有狐兵大至或騎或步或戈或弩馬嘶人沸聲勢洶洶主人不敢出狐聲言火屋主人益懼有健者率家人譟出

耶蒿梗其矢耶狐兵如是不足

飛石施箭雨相沖擊互相夷傷狐漸靡紛紛引去遺刀地上亮如霜雪近拾之則高粱葉也衆笑曰技止此耳然恐其復至益備之明日衆方聚語忽一巨人自天而降高丈餘身横數尺揮大刀如門扇逐人而殺羣操矢石亂擊之顛踣而斃則芻靈耳衆益易之狐三日不復來衆亦少懈主人適登厠俄見狐兵張弓挾矢而至亂射之矢集於臀大懼急喊衆奔鬬狐方去拔矢視之皆蒿梗如此月餘去來不常雖不甚害而日戒嚴主人患苦之一日胡生率師至主人自出胡望見避於衆中主

尚不失先生而目

見主人而避先生休

矣然而猶可以理說終是讀書本色

婚姻所以合二姓之好也爲好成仇以仇求好即使強就終不相安瓜果生摘比喻切當彼即驕横亦當廢然返矣

人呼之不得已乃出主人曰僕自謂無失禮於先生何故與戎羣狐欲射胡止之主人近握其手邀入故齋置〇主〇人〇之〇言〇亦〇婉〇而〇酒相款從容曰先生達人當相見諒以我情好甯不樂〇成〇章〇遂〇釋〇兵〇戎〇言〇歸〇于〇好〇辭〇之〇不〇可〇以〇已〇也〇如〇是〇夫〇附婚姻但先生車馬宮室多不與人同弱女相從即先生當知其不可且諺云瓜果之生摘者不適於口先生何取焉胡大慙主人曰無傷舊好故在如不以塵濁見棄在門牆之幼子年十五矣願得坦腹牀下不知有相若者否胡喜曰僕有弱妹少公子一歲頗不陋劣以奉箕帚如何主人起拜胡答拜於是酬酢甚歡前郤俱忘

本欲坦腹於人之牀轉使人坦腹於己之牀由胡而觀可云牆了夫人又折兵也由主人觀應占易睽卦之上九爻

車馬宮室不與人同何

命羅酒漿徧犒從者上下歡慰乃詳問里居將以奠鴈

里居之可謂

胡辭之日暮繼燭醺醉乃去由是遂安年餘胡不至或疑其約妄而主人堅待之又半年胡忽至既道溫涼已乃曰妹子長成矣請卜良辰遣事翁姑主人喜訂同

輿馬中有草蟲否奩妝內有高粱葉芻靈

期而去至夜果有輿馬送新婦至奩妝豐盛設室中幾

萬梗否

滿新婦見姑嫜溫麗異常主人大喜胡生與一弟來送女談吐俱風雅又善飲天明乃去新婦且能預知年歲豐凶故謀生之計皆取則焉胡生兄弟以及胡媼時來望女人人皆見之

扃見卷一嬌娜 衛見卷二嬰寧 一作冰晉索紞傳有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問紞紞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成婚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張氏女仲春成婚果如紞言 莫逆莊子大宗師子祀子輿子梨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春以死爲尻知死生存亡之一林者吾與之反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爲友 息女見卷二嬰寧弱息注 舅靈見卷二蓮香 坦腹床下世說郗鑒使門生求壻于王導導令就東廂偏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丨卧獨若不聞鑒曰此眞佳壻訪之乃羲之也以女妻之 奉箕帚見卷一狐嫁女 奠鴈儀禮士昏禮之夕親迎丨丨注鴈順陰陽往來不再偶也

王者

神耶人耶真耶幻耶城郭非在異域衣冠胡為漢制耶姬髮既可取豈六十萬金遂足以贖貪婪之首領耶食夫為利熏心視

湖南巡撫某公遣州佐押解餉金六十萬赴京途中被雨日暮愆程無所投宿遠見古刹因詣棲止天明視所解金蕩然無存衆駭怪莫可取咎回白撫公公以為妄將寘之法及詰衆役並無異詞公責令仍反故處緝察蹤緒至廟前見一瞽者形貌奇異自榜云能知心事固求卜筮瞽曰是為失金者州佐曰然因訴前苦瞽者便索肩輿云但從我去當自知遂如其言官役皆從之瞽曰東東之曰北北之凡五日入深山忽睹城郭居入輻輳入城走移時瞽曰止因下輿以手南指見有高門西

財若命天奪其魄鬼闞其家取彼多金是即剜其心而索其命也故其處解官不知惟聾者知之亦惟某公自知之

向可欵闕自問之拱手自去州佐從其教果見高門漸入之一人出衣冠漢制不言姓名州佐訴所自來其人云請留數日當與君謁當事者遂導去令獨居一所給以食飲暇時閒步至第後見一園亭入涉之老松翳日細草如氈數轉廊榭又一高亭歷階而升見壁上掛人皮數張五官俱備腥氣流熏不覺毛骨森豎疾退歸舍自分留鞹異域已無生望因念進退一死亦姑聽之明日衣冠者召之去曰今日可見矣州佐唯唯衣冠者乘怒馬甚駛州佐步馳從之俄至一轅門儼如制府衙署

皂衣人羅列左右規模凛肅衣冠者下馬導入又一重門見有王者珠冠繡紱南面坐州佐趨上伏謁王者問汝湖南解官耶州佐諾王者曰銀具在此是區區者汝撫軍即慨然見贈未爲不可州佐泣訴限期已滿歸即就刑稟白何所申證王者曰此即不難遂付以巨函云以此復之可保無恙又遣力士送之州佐懾息不敢辯受函而返山川道路悉非來時所經既出山送者乃去數日抵長沙敬白撫公公益妄之怒不容辯命左右者飛索以繃州佐解襆出函公折視未竟面如灰土命釋

不敢其首而僅禿其姬亦以是割其所愛

其縛但云銀亦細事汝姑出於是急檄屬官設法補解訖數日公疾尋卒先是公與愛姬共寢旣醒而姬髮盡失闔署驚怪莫惻其由蓋函中即其髮也外有書云汝自起家守令位極人臣賕賂貪婪不可悉數前銀六十萬業已驗收在庫當自發貪囊補充舊額解官無罪不得妄加譴責前取姬髮略示微警如復不遵教令且晚取汝首領姬髮附還以作明信公卒後家人始傳其書後屬員遣人尋其處則皆重巖絕壑更無徑路矣

（究竟屬官補解求命解囊此公雖死終是便宜）

異史氏曰紅線金合以儆貪婪良亦快異然桃源仙人

不事刦掠。即劍客所集。烏得有城郭衙署哉。嗚呼是何神歟。苟得其地。恐天下之赴愬者。無已時矣。

古剎〔蘇軾遊真如詩〕獨携二子出丨丨訪禪祖注剎僧寺也

無恙見卷二珠兒

飛索以繃〔通鑑〕契丹寇營州丨丨丨丨麻仁節生獲之○按繃以索骨物也

檄〔前漢申屠嘉傳〕爲檄召遍注丨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

繇見前紅玉

紅線金石〔劉俠傳〕唐田承嗣將倂潞州薛嵩嵩日夜憂悶有青衣名丨丨者請到魏城觀其形勢乃入闈房飾行具再拜而行至曉回日某到魏城歷數門抵寢帳承嗣酣眠頭枕文犀枕前露一丨丨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因持以歸嵩乃遣承嗣書並封納金合承嗣驚怛遣使謝嵩日某之首領係在恩私知過自新專膺指使

桃源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而行忽逢桃花林岸岸數百步中無雜樹林盡于水源

此篇與王桂菴篇文法相似而中有大不相同者入手以娶女道士一語作提筆隨

得一山山有小口便舍船從口入上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至家設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得其船扶向路處處誌之至郡指太守說太守遣人隨往尋向所誌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士也聞之忻然欲往未果尋病卒後遂無問津者

陳雲棲

眞毓生楚夷陵人孝廉之子能文美風姿弱冠知名兒時相者曰後當娶女道士爲妻父母共以爲笑而爲之論婚低昂苦不能就生母臧夫人祖居黃岡生以故詣外祖母聞時人語曰黃州四雲少者無倫蓋郡有呂祖

卽颺開徐徐引入而以姓潘作一線索中閒縱橫頓挫而脉絡維繫有如蜻蜓點水若卽還離於百忙中帶寫雲眠在有意無意閒文情旣不寂寞至後而亦不致另起爐灶且不嫌鶻突也

菴菴中女道士皆美故云菴去臧氏村僅十餘里生因竊往扣其關果有女道士四人謙喜承迎度皆雅潔中一最少者曠世眞無其儔心好而目注之女以手支頤但他顧諸女冠覓琖烹茶生乘閒問姓名答云雲棲姓

○四○此○一○戲○生○出○許○多○奇○文○

陳生戲曰奇矣小生適姓潘陳赬顏發頳低頭不語起而去少間瀹茗進佳果道姓字一白雲深年三十許一盛雲眠二十巳來一梁雲棟約二十有四五却爲弟而雲棲不至生殊悵悯因問之白曰此婢懼生人生乃起別白力挽之不留而出白曰如欲見雲棲明日可復來

未以娶兩道士作大結束縱橫變化中仍自有規矩準繩率爾操觚者那能解此雲棲女中之傑也得之女冠中則更異托足空門傷心比匪瑣兹蘭若似彼勾闌既已易人於迷況乃

生歸思戀甚切次日又詣之諸道士俱在獨少雲棲未便遽問諸女冠治具留餐生力辭不聽白折餅授箸勸進良殷既問雲棲何在答云自至久之日勢已晚生欲歸白捉腕留之曰姑止此我捉婢子來奉見生乃止俄挑燈具酒雲眠亦去酒數行生辭以醉白曰飲三觥則雲棲出矣生果飲如數梁亦以此挾勸之生又盡之覆琖告醉白顧梁曰吾等面薄不能勸飲汝往曳陳婢來便道潘郎待妙常已久梁去少時而返具言雲棲不至生欲去而夜已深乃佯醉仰臥兩人代裸之迭就淫焉

借之爲餌使中無把握幾何不乖廉恥而約桑中也乃貞守於閉戶之時復堅持於隔窗之約同入星散隻影萍浮試問蓮花峰下誰是表兄亦知京氏舅家先歸阿母遂致玉容有主果得

終夜不堪其擾天既明不辭而別數日不敢復往而心念雲棲不忘也但不時於近側探偵之一日既暮白出門與少年去生喜不甚畏梁急往款關雲眠出應門問之則梁亦他適因問雲棲盛導去又入一院呼曰雲棲客至矣但見室門闔然而合盛笑曰閉扉矣生立牕外似將有言盛乃去雲棲隔牕曰人皆以妾爲餌釣君也頻來則身命殆矣妾不能終守清規亦不敢遂乖廉耻

前低頭不語時其心一可知

欲得如潘郎者而事之耳生乃以白頭相約雲棲曰妾師撫養郎亦非易果相見愛當以二十金贖妾身妾俟

潘郎此回天假之緣不可謂非守貞之報

君三年如望爲桑中之約所不能也生諾之方欲自陳而盛復至從與俱出遂別而歸中心怊悵思欲委曲覓緣再一親其嬌靚適有家人報父病遂星夜而還無何孝廉卒夫人庭訓最嚴心事不敢使知但刻減金貲日積之有議婚者輒以服闋爲辭母不聽生婉告曰曩在黄岡外祖母欲以見婚陳氏誠心所願今遭大故音耗遂梗久不如黄省門旦夕一往如不果諧從毋所命夫人許之乃攜所積而去至黄詣菴中則院宇荒涼大異疇昔瞷入之惟一老尼炊竈下因就問訊尼曰前年老

四雲星散一大頓挫仍是藕斷絲連

或即或離忽近忽速

道士死四雲星散矣問何之曰雲深雲棲從惡少遁去向聞雲棲寓居郡北雲眠消息不知也生聞之悲歎命駕即詣郡北遇觀輒詢並少踪緒悵恨而返僞告母曰舅言陳翁如岳州待其歸當遣伻來踰半年夫人歸寧以事問母母殊茫然夫人怒子誑媼疑甥與舅謀而未以聞也幸舅遠出莫從稽其妄夫人以香愿登蓮峰齋宿山下既臥逆旅主人扣扉送一女道士寄宿同舍自言陳雲棲聞夫人家夷陵移坐就榻告愬坎坷詞旨悲惻末言有表兄潘生與夫人同籍煩囑子姪輩一傳口

情生文耶
文生情耶

語但道其暫寄棲鶴觀師叔王道成所朝夕厄苦度日如歲令早一臨存恐過此以往未或知也夫人審潘名字卽又不知但云旣在學宮秀才輩想無不聞也未明早別慇懃再囑夫人旣歸向生言及生長跪曰實告母所謂潘生卽兒也夫人詰知其故怒曰不肖兒宜淫寺觀以道士爲婦何顏見親賓乎生垂頭不敢出詞會生以赴試入郡竊命舟訪王道成至則雲棲半月前出游不返旣歸邑邑而病適臧媪卒夫人往奔喪殯後迷途至京氏家問之則族妹也相便邀入見有少女在室年

極力反撲
愈撲愈健

神光離合
乍陰乍陽

事奇文奇匪夷所思

忽而靡之惟恐不去忽而以之惟恐不來移步換形文筆詭變乃爾

此處直認出雲棲矣不可者乃仍作撑開之筆今下文加倍出

可十八九姿容曼妙目所未睹夫人每思得一佳婦俾子不懟心動因詰生平妹云此王氏京氏甥也怙恃俱失暫寄此耳問壻家誰曰無之把手與語意致嬌婉母大悅爲之過宿私以已意告妹妹曰良佳但其人高自位置不然胡蹉跎至今也容商之夫人招與同榻談笑甚懽自願母夫人夫人悅請同歸荊州女益喜次日同舟而還既至則生疾未起母欲慰其沉痾使婢陰告曰夫人爲公子載麗人至矣生未信伏牕窺之較雲棲尤豔絕也因念三年之約已過出游不返則玉容必已有

奇亦以見前此支頤他顧低頭不語時旣未能審諦眞切隔窗數語且又三年矣女心之細如此

同歸之意母知之女已知之所以同歸之初志女知之母不知之也女冠問潘氏今

主得此佳麗心懷頗慰於是騻然動色病亦尋瘳母乃招兩人相拜見生出夫人謂女亦知我同歸之意乎女微笑曰妾已知之但妾所以同歸之初志母不知也妾少字夷陵潘氏音耗濶絶必已另有良匹果爾則爲母也婦不爾則終爲母也女報母有日也夫人曰旣有成約卽亦不强但前在五祖山時有女冠問潘氏今又潘氏固知夷陵世族無此姓也女驚曰臥蓮峰下者卽母耶詢潘氏者卽我是也母始恍然悟笑曰若然則潘生固在此矣女問何在夫人命婢導去問生生驚曰卿雲

女又問灌氏不惟母不知女亦不自知蓮峰下夫人京氏家夫人不惟女不知母亦不自知也女之驚知遇峰下之夫人卽令日之母今日問潘之我卽前日問潘之女冠也母之悟知表兒

棲耶女問何知生言其情始知以潘郎爲戲女知爲生羞與終談急返告母母問其何復姓王荅云妾本姓王道師見愛遂以爲女故從其姓耳夫人亦喜涓吉爲之成禮先是女與雲眠俱依王道成道成居隘雲眠遂去之漢口女嬌癡不能作苦又羞出操道士業道成頗不善之會舅京氏如黃岡女遇之流蕩因與俱去俾改女子裝將論婚士族故諱其曾隸女冠籍而問名者女輒不願舅及妗皆不知其意向心頗嫌之是日從夫人歸得所托如釋重負焉合卺後各述所遭喜極而泣女孝

之潘生眞不肖之兒欲得爲婦之女卽不願以爲婦之道士也至潘郎之爲眞生賢知之生知之女不知也雲棲之爲王氏女母知之女知之生不知也女屢問潘仍使自去問潘生戲言潘

謹夫人雖憐愛而彈琴好奕不知理家人生業夫人頗以爲憂積月餘母遣兩人如京氏留數日而歸泛舟汪流欸一舟過中一女冠近之則雲眠也雲眠獨與女善女喜招與同舟相對酸辛問將何之盛云久切懸念遠至棲鶴觀則聞依京舅矣故將詣黃岡一奉探耳竟不知意中人已得相聚今視之如仙剩此漂泊人不知何時已矣因而欷歔女設一謀令易道裝僞作姊攜伴夫人徐擇佳偶盛從之旣歸女先白夫人盛乃入舉止大家談笑閒練達世故母旣寡苦寂得盛良懽惟恐其去

仍使自言非潘夫而後生乃知較雲棲尤艷之王氏文郎是雲棲而喜而驚矣女乃知奇語表兄之潘郎郎是眞生而喜而羞矣上文藏頭露角半遮半掩乃知皆爲此處數知字蓄勢也

盛早起代母劬勞不自作客母益喜陰思納女姊以掩（水樹一雲暱能代劬勞而欲納之偏說思納女姊以掩女冠之名插此一筆使通篇血以貫注骨節）女冠之名而未敢言也一日忘某事未作急問之則盛（靈通於上文爲正應於下文爲反樸於全文爲過脉）代備已久因謂女曰畫中人不能作家亦復何爲新婦（不善讀者便輕看過）若大姊者吾無憂也不知女存心久但懼母嗔聞母言笑對曰母旣愛之新婦欲效英皇如何母不言亦囅然笑女退告生曰老母首肯矣乃另潔一室告盛曰昔在觀中共枕時姊言但得一能知親愛之人我兩人當共事之猶憶之否盛不覺雙眥熒熒曰妾所謂親愛者非他如日日經營曾無一人知其甘苦數日來略有微勞

矣

寫雲眠用輕筆與上文相配

即煩老母卹念則心中冷暖頓殊矣若不下逐客令俾得長伴老母於願斯足亦不望前言之踐也女告母母令姊妹焚香各矢無悔詞乃使生與行夫婦禮將寢告生曰妾乃二十三歲老處女也生猶未信旣而落紅殷褥始奇之盛曰妾所以樂得良人者非不能甘岑寂也誠以閨閣之身靦然酬應如勾欄所不堪耳借此一度挂名君籍當爲君奉事老母作內紀綱若房闈之樂請別與人探之三日後襆被從母遣之不去女早之母所占其牀寢不得已乃從生去由是三兩日輒一更代習

綴上相看語即用作結

爲常夫人故善奕自寡居不暇爲之自得盛經理井井晝日無事輒與女奕挑燈瀹茗聽兩婦彈琴夜分始散每語人曰兒父在時亦未能有此樂也盛司出納每記籍報母母疑曰兒輩嘗言幼孤作字彈棋誰敎之女笑以實告母亦笑曰我初不欲爲兒娶一道士今竟得兩矣忽憶童時所卜始信數定不可逃也生再試不第夫人曰吾家雖不豐薄田三百畝幸得雲眠紀理日益溫飽兒但在膝下率兩婦與老身共樂不願汝求富貴也生從之後雲眠生男女各一雲棲女一男三母八十餘

歲而終孫皆入泮長孫雲眼所出巳中鄉選矣
開然［揚子法言］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閛然不覩其裏　臨存［後漢嚴助傳］上
南王上書諫曰陛下若使重臣｜｜遣兵誅閩越淮
施惠以招致之云云注｜｜省問也　呂祖［續仙傳］呂
賓嘗舉進士不第遇正陽眞人得道受天仙劍法得
九九數號純陽子亦稱回道人在五季及宋時化跡
最　小生適姓潘　古今女史宋女貞觀尼陳妙常姿容
著出郡能詩善琴張于湖授臨江令途
宿觀中以詞挑之妙常拒之甚後後與于湖故人潘
法成私通潘密告張令投詞托言舊所聘定遂斷爲
夫婦郎俗傳　治具見卷一　探偵見卷二　桑中之約［詩鄘
玉簪記是也　陸判　蓮香
風］期我　尼　尼女僧也釋典有比邱尼〇天祿識漢
乎｜｜明帝既聽劉峻女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
潘等出家乃尼姑之始何　惡少　見卷二　逆旅　見卷二
充捨宅安尼乃尼寺之始　阿寶　巧娘

寺觀見卷一勞山道士　邑邑見卷二嬰甯　蹍然見卷一畫壁　五祖見卷四金和尚六祖注　涓吉左思魏都賦丨丨日陟中壇注丨擇也　問名禮昏義是以昏禮納采丨丨注納雁以爲採擇之禮也丨丨女生之母丨氏也　妗見卷一賈兒　合巹見卷一嬌娜　英皇列女傳有虞二妃帝堯之女也長娥皇次女英事舜于畎畝之中　首肯見卷一王城　下逐客令史記秦始皇紀十年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　勾欄南宋市肆記有瓦子丨丨又謂之邀桃　紀綱見卷一長清僧　彈棋物原劉向作丨丨商芸小說漢成帝好蹙踘羣臣以爲勞體非尊者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奏丨丨以獻帝大悅賜之青羔紫絲履服以朝覲○藝經丨丨兩人對局黑白棋各六枚先列棋相當下呼上相彈也其局以石爲之○世說丨丨始自魏宮內文帝于此戲最妙用手巾各拂之無不中○古今詩話丨丨有譜一卷唐賢所爲其局

五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隆起李義山詩莫近丨丨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尊也又樂天詩丨丨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持角長斜一發過半局譜中其有此法柳子厚謂用二十四碁者即此戲也今人罕爲之矣○按丨丨與著棊異世說云始自魏官丨丨經序因之云魏武帝好丨丨宮中皆效之雅得其局以粧奩之蓋形狀相類就蓋而彈之俗中因謂魏宮粧奩之戲而西京雜記云劉向作丨丨典論云前代馬合鄉張公子皆善丨丨後漢梁冀傳云冀善丨丨格五則丨丨始自漢朝非始自魏宮也王建詞云丨丨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鬬著危尖打角頭紅子落二三金字半邊垂讀之亦不能通曉藝經云黑白棊各六枚柳子厚云用二十四棊諸說紛紛迄無定論古今詩話云此藝後人罕爲之則丨丨之不傳久矣

織成

柳生醉漢無賴

洞庭湖中往往有水神借舟遇有空船纜忽自解飄然遊行但聞空中音樂並作舟人蹲伏一隅瞑目聽之莫敢仰視任所往遊畢仍泊舊處有柳生落第歸醉臥舟上笙樂忽作舟人搖生不得醒急匿艎下俄有人捽生生醉甚隨手墮地眠如故卽以置之少間鼓吹鳴聒生微醒聞蘭麝充盈睨之見滿船皆佳麗心知其異目若瞑少間傳呼織成卽有侍兒來立近頰際翠襪紫綃履細瘦如指心好之隱以齒囓其襪少間女子移動牽曳傾踣座上問之因白其故座上者怒命卽行誅遂有武

語委婉近入雖是牽扯撒賴亦有理有趣

文貴工不貴速是能文語氣

甚矣才之不可以已

士入捉縛而起見南面一人冠服類王者因行且語曰聞洞庭君爲柳氏臣亦柳氏昔洞庭落第今臣亦落第洞庭得遇龍女而仙今臣醉戲一姬而死何幸不幸之懸殊也王者聞之嘆回問汝秀才下第者平生諸便授筆札令賦風鬟霧鬢生固襄陽名士而搆思頗遲捉筆良久上誚讓曰名士何得爾生釋筆自白昔三都賦十稔而成以是知文貴工不貴速也王者笑聽之自辰至午稿始脫王者覽之大悅曰眞名士也遂賜以酒頃刻異饌紛綸方問對間一使捧簿進曰溺籍告成矣問人

也風鬟霧鬢賦姚三都翠襪紫綃珠逾十斛豈謂秀才落第同病堪憐柳氏聯宗戲姬可恕哉界方一握重以水品既稱鴻才遂聯鴛侶鄉使狂作肆妄筆札無雲齒痕雖宛然在羅襪之間

數幾何曰一百二十八人問籤差何人荅云毛南二尉生起拜辭王者贈黃金十斤又水晶界方一握曰湖中小有劫數持此可免忽見羽葆人馬紛立水面王者下舟登輿遂不復見久之寂然舟人始自艎下出蕩舟北渡風逆不得前忽見水中有鐵貓浮出舟人駭曰毛將軍出現矣各舟商客俱伏又無何湖中有一木直立築築動搖益懼曰南將軍又出矣少時波浪大作上翳天日四顧湖舟一時盡覆生舉界方危坐舟中萬丈洪濤近舟頓滅以是得全生歸每向人語其異言舟中侍兒

白骨早已葬於汪魚之腹矣

特爲來配界方豈以一界方抽身竄去

雖未悉其容貌而裙下雙鉤亦人世所無後以故至武昌有崔媼賣女千金不售蓄一水晶界方言有能配此者嫁之生異之懷界方而往媼忻然承接呼女出見年十五六已來媚曼風流更無倫比略一展拜反身入幃生一見魂魄動搖曰小生亦蓄一物不知與老姥家藏頗相稱否因各出相較長短不爽毫釐媼喜便問寓所請生卽歸命輿舁界方畱作信生不肯畱媼笑曰官人亦大小心老身豈以一界方抽身竄去耶生不得已畱之出卽賃輿急返而媼室已空大駭徧問居人迄無知者

齒痕猶在襪後想女子時嗅酒香亦甚得

日已向西躁憒若喪邑邑而返中途值一輿過忽搴簾曰柳郎何遲也視之則崔媪喜問何之媪笑曰必將疑老身略騙者矣別後適有傳輿頓念官人亦僑寓措辦亦艱故遂送女歸舟耳生邀回車媪必不可生倉皇不能確信急奔入舟女果及一婢在焉見生入談笑承迎見翠襪朱履與舟中侍兒妝飾更無少別心異之徘徊凝注女笑曰眈眈注目生平所未見耶生益俯窺之則襪後齒痕宛然驚曰卿織成耶女掩口微哂生長揖曰卿果神人早請直言以袪煩惑女曰實告君前舟中所

意故不肯另易也

遇郎洞庭君也仰慕鴻才便欲以妾相贈因妾過為王妃所愛故歸謀之妾之來從妃命也生喜沐手焚香望湖朝拜乃歸後詣武昌女求同去將偕歸甯既至洞庭女拔釵擲水忽見一小舟自湖中出女躍登如鳥飛集轉瞬已杳生坐船頭於没處凝盼之遙遙一樓船至既近窻開忽如一彩禽翔過則織成至矣一人自窻中遞擲金帛珍物甚多皆妃賜也由是歲一兩覲以為常故生家富有珠寶每出一物世家所不識焉

艎 字彙補荆人呼渡津舫曰艎

洞庭得遇龍女而仙 唐李成威龍女傳柳毅下

弟將還于湖濱見一婦人牧羊道畔毅詰之對曰妾洞庭龍君小女也嫁涇陽次子而夫壻厭薄又得罪于舅姑黜毀至此問君還吳欲以尺書寄托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舉樹三發當有應者毅至洞庭向樹三擊俄有武夫出于波問再拜請曰貴客何所至毅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以進進遂至其宮武夫曰此靈虛殿也俄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武夫曰此吾君也毅曰見大王愛女牧羊于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覩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掩面而泣命達宮中左右皆流涕君謂左右曰無使錢塘君知毅曰錢塘何人曰寡君愛弟也俄而笑語熙熙中有一人名璫滿身綃縠參差覩之即前所寄辭者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遂宿毅于凝光殿明日張宴于凝碧殿會戚友張廣樂初笳角鼙鼓旌旂劍戟舞萬夫于其右中有一犬前曰此錢塘破陣樂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于其左中有一女前曰此貴子遂宮樂遂同歸洞庭莫知其迹

筆札 見卷一考城隍

風鬟霧鬢 披風鬟雨鬢洞庭靈祠傳作

囊歲落第歸經洞庭見神鴉逐隊飛集帆檣亦嘗以肉餌拋食之果接食馴無機不

｜｜名士見卷二阿寶　三都賦十稔而成晉左思傳欲賦｜｜構思十稔　按稔年也熟也穀一熟爲一年　毛南　羽葆見卷一陸判　悒悒見卷二嬰寧　僑寓見卷二聶小倩

竹青

魚容湖南人。談者忘其郡邑。家綦貧。下第歸。資斧斷絕。羞於行乞。餓甚。暫憩吳王廟中。因以憤懣之詞。拜禱神座。出臥廊下。忽一人引去見吳王。跪曰。黑衣隊尚缺一卒。可使補缺。吳王可。即授黑衣。既着身。化爲烏。振翼而出。見烏友羣集。相將俱去。分集帆檣。舟上客旅。爭以肉

謂此中有我輩中人在也果遇之亦將求補一缺而與之得意翔棲矣取食輒馴無機是書騐本來而目

餌拋擲羣於空中接食之因亦尤效須臾果腹翔棲樹杪意亦甚得踰二三日吳王憐其無偶配以雌呼之竹青雅相愛樂魚每取食輒馴無機竹青恒勸諫之卒不能聽一日有兵過彈之中胸幸竹青銜去之得不被擒羣烏怒鼓翼搧波波湧起舟盡覆竹青乃攝餌哺魚魚傷甚終日而斃忽如夢醒則身臥廟中先是居人見魚死不知誰何撫之未冰故不時以人邏察之至是訊知其由歛貲送歸後三年復過故所參謁吳王設食喚烏下集嗋乃祝曰竹青如在當止食已並飛去後領鷹歸

爲之歌曰
相彼鳥矣
猶求友生

復謁吳王廟薦以少牢已乃大設以饗烏友又祝之是夜宿於湖村秉燭方坐忽几前如飛鳥飄落視之則二十許麗人嚴然曰別來無恙乎魚驚問之曰君不識竹青耶魚喜詰所來曰妾今爲漢江神女返故鄉時常少前烏使兩道君情故來一相聚也魚益欣感宛如夫妻之久別不勝懽戀生將偕與俱南女欲與俱西兩謀不決寢初醒則女已起開目見高堂中巨燭熒煌竟非舟中驚起問此何所女笑曰此漢陽也妾家即君家何必南天漸曉婢媼紛集酒炙已設就廣牀上陳矮几夫婦

語不中不尤慧心巧舌的是神品

對酌魚問僕之所在答在舟上生慮舟人不能久待女言不妨妾當助君報之於是日夜談讌樂而忘歸舟人夢醒忽見漢陽駭絕僕訪主人杳無信兆舟人欲他適而纜結不解遂共守之積兩月餘生忽憶歸謂女曰僕在此親戚斷絕且卿與僕名爲琴瑟而不一認家門奈何女曰無論妾不能往縱能之君家自有婦將何以處妾也不如置妾于此爲君別院可耳生恨道遠不能時至女出黑衣曰君舊衣尚在如念妾時衣此可至至時爲君解之乃大設肴珍爲生祖餞旣醉而寢醒則身在

探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果有黑衣假之者惡復不少

舟中視之洞庭舊泊處也舟人及僕俱在相視大駭詰其所往生故悵然自驚枕邊一襆撿視則女贈新衣襪履黑衣亦摺置其中又有繡橐維縶腰際探之則金貲充牣焉於是南發達岸厚酬舟人而去歸家數月苦憶漢水因潛出黑衣着之兩脇生翼翕然凌空經兩時許已達漢水回翔下視見孤嶼中有樓舍一簇遂飛墮有婢子已望見之呼曰官人至矣無何竹青出命眾手為之緩結覺羽毛劃然盡脫握手入舍曰郎來恰好妾旦夕臨蓐矣生戲問曰胎生乎卵生乎女曰妾今為神則

雖日與囊異仍在不胎不卵之間

荒唐語却言之典雅證據天然

皮骨已更應與曩異至數日果產胎衣厚裹如巨卵然破之男也生喜名之漢產三日後漢水神女皆登堂以服飾珍物相賀並皆佳妙無三十以上人俱入室就榻以拇指按兒鼻名曰增壽既去生問皆誰何女曰此皆妾輩其末後着藉白者所謂漢皐解佩即其人也居數月女以舟送之不用帆楫飄然自行抵陸已有人縶馬道左遂歸由此往來不絕積數年漢產益秀美生珍愛之妻和氏苦不育每思一見漢產生以情告女女乃治任送兒從父歸約以三月既歸和愛之過于已出逾十

有餘斯之美德可以爲和矣

餘月不忍令返一日暴病而殤和氏悼痛欲死生乃詣漢告女入門則漢產赤足臥牀上喜以問女女曰君久負約妾思兒故招之也生因述和氏愛兒之故女曰待妾再育放漢產歸又年餘女雙生男女各一男名漢生女名玉佩生遂携漢產歸然歲恒三四往不以爲便因移家漢陽漢產十二歲入郡庠女以入間無美質招去爲之娶婦始遣歸婦名卮娘亦神女產也後和氏卒漢生及妹皆來擗踊葬畢漢產遂留生携漢生玉佩去自此不返

貧斧山道士　見卷一

勞吳王廟　宋牧仲筠廊偶筆楚江富池鎮有丨丨丨祀甘將軍寧也宋時以神風前漕運封爲王靈顯異常舟過廟前必報祀有鴉數百飛集廟傍林木往來迎舟數里舞噪帆檣上下舟人恒投肉空中餧之百不一墜其送舟亦然云是吳王神鴉○又許鶴沙滇行紀程自九江百一十里過富池入楚境二十里過田家鎮行吳甘典霸廟順治年間有吏官莊向生典式楚省夜自廟前夢甘將軍來拜莊索莊一僕一馬皆所愛者夢中不得已諾之詰朝僕馬俱斃地有神鴉往來江上九檣過此不拘餅餌粒食撒空飼之羣鴉飛舞接食百無一墜食畢聞有集舟檣之杪送出廟境俗謂將軍遣使送客其声啞啞類慈烏上下三十里皆有之亦一奇也○按甘寧字興霸巴郡人少有氣力好游俠仕吳爲孫權將相爽善計畧尤輕財敬士嘗從周瑜拒曹操于烏林攻曹仁于南郡屢立戰功時稱江表虎臣

尤效　左傳僖二十四年丨丨而丨之罪又甚焉

果腹　莊子逍遙遊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

猶果然注果能飽貌　囅然見卷一畫壁　無恙見卷二珠兒　祖餞見卷二聶小倩

臨蓐植蕢避暑錄婦人疾莫大于産蓐○蓐陳草也　漢皋解佩列仙傳鄭交甫至丨丨臺下見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鷄卵交甫與言願得子之佩二女解與之既行反顧二女不見佩珠亦生

辟踊見卷二水莽草

樂仲

樂仲西安人父早喪母遺腹生仲母好佛不茹葷酒仲既長嗜飲善啖竊腹非母每以肥甘勸進母輒出之後母病彌留苦思肉仲急無所得肉刲左股獻之病稍瘥悔破戒不食而死仲哀憤益切以利刃益刲右股見骨

無嗣耶假夫妻欣然樂受而忽戒以避匿勿使見於醉時乃大醉而急喚者何爲久視豔粧而大喜者何爲蹈舞若狂而自謂悟者仍爲頓醒而覺世界光明所居盡爲玉宇瓊樓者何爲此

家人共救之裹布敷藥尋愈心念母苦節又慟母愚遂焚所供佛像立主祀母醉後輒對哀哭年二十始娶身猶童子娶三日謂人曰男女居室天下之至穢我實不爲樂遂去妻妻父顧文淵浼戚求返請之三四仲必不可遲之半年顧遂醮女仲鰥居十年行益不羈奴隸優伶皆與飲里黨乞求不靳與有言嫁女無釜者便即竈頭舉贈之自乃從鄰借釜炊諸無行者知其性咸朝夕騙賺之或以博賭無貲故對之欲獻言追呼急將以鬻子仲自措稅金如干數傾囊遺之未幾催租吏登門始

後不飲市上唯對燙筆飲者文何爲吾不得而知之矣若變華者根賞在風塵之外相信在毎躍之時自庇自潔計獲兩全苟非天女謫降人間安能自脫苦海若此乎故已諾其避匿於末

典質營辦以是故家益落先是仲殷饒同堂子弟爭奉事之家中所有任其取攜亦莫之較及仲蹇落存問絕少幸仲達不爲意值母忌辰仲適病不能上墓將遣子弟代祀僕造諸門皆辭以故仲乃酹諸室中對主號痛無嗣之戚頗似縈懷因而病益劇昏亂中覺有人摩撫之目微啟則母也驚問何來曰緣家中無人上墓故來就饗即視汝病問向居何所荅以南海摩撫既已四體生涼開目四顧渺無一人而病良瘥既起思朝南海苦無侶會鄰村有結香社者賣田十畝挾貲投之而社中

醉之先復醯粧出見於大醉之後時時對飲蓋已兩兩共悟矣事未了時假夫妻強牽作伴限飫滿後眞道侶携手同歸又何待股際光生棺中香溢而乃許其同在南海蓮花朶上哉

入以其不潔淸其擯絕之苦求乃許之及詣途牛酒薤蒜熏騰滿屋衆益惡之乘其醉睡不告而去仲於是獨行至閩界遇友人邀飲有名妓瓊華在座適言南海之遊瓊華願相附以行仲喜即待趣裝遂與俱發寢食共之而實一無所私既至南海社中人淸醮方畢見其載妓而至益非笑之鄙不與同事仲與瓊華窺其意俟其既拜而後拜之衆拜已恨無所現示中有泣者二人方投地忽見徧海皆蓮花花上瓔珞垂珠瓊華見爲菩薩仲視之朶上皆其母急奔呼母躍入從之衆見萬朶蓮

瓊華見蓮花上爲菩薩仲見之則皆其母問果孰是曰仲之覩皆其母眞也瓊華之見爲菩薩亦眞也瓊華心中只有菩薩故目中皆爲菩薩仲心中只有母故目中皆其母謂菩薩非母可

花悉變霞彩障海如錦少間雲靜波澄一切都杳而仲猶身在岸亦不自解其何以得出衣履並無沾濡望海大哭聲震島嶼瓊華挽勸之慘然下刹命舟北渡途中有豪家招瓊華去仲獨憩逆旅有童子方八九歲丐食肆中貌不類乞兒細詰之則被逐於繼母心憐之兒依依左右苦求拔拯仲遂攜與俱歸問其姓氏自言阿辛姓雍母顧氏嘗聞母言適雍六月遂生余余本樂姓仲大驚自疑生平一度不應有子因問樂居何鄉荅云不知但母没時付一函書囑勿遺脫仲急索書辛啟荷囊

也謂母非菩薩亦可也謂菩薩卽母謂母卽菩薩亦無不可也

取付仲仲視之則當年與顧家離婚書也驚曰眞吾見也審其年月良確頗慰心懷然家計日疎居二年割畝漸盡竟不能畜僮僕一日父子方自炊忽有麗人入視之則瓊華也驚問所自笑曰業作假夫妻何又問也向不卽從者徒以有老媪在今媪已死顧念不從人則無以自庇從人則無以自潔計兩全則無如從君者是以不憚千里遂解裝代兒炊仲良喜至夜父子同寢如故另潔一舍舍瓊華瓊華亦善撫兒戚黨聞之皆餪仲兩人皆樂受之客至治具瓊華悉爲營備仲亦不問所自

嗜飲皆自
飲茹素者
自素得其
道則素中
固有佛飲
中亦有佛
也不得其
道不唯飲
中無佛即
素中亦無

來瓊華漸出金珠贖故産因而婢僕馬牛日益繁盛仲每謂瓊華曰僕醉時卿當避匿勿使我見瓊華笑諾之一日大醉急喚瓊華瓊華豔妝出仲視之良久忽大喜蹈舞若狂曰吾悟矣酒頓醒覺世界光明所居廬舍盡爲玉宇瓊樓移時始已由此不復飲市上惟對瓊華飲瓊華茹素以茶茗侍一日微醺命瓊華爲之按股見股上刲痕化爲兩朶赤蕅隱起肉際奇之仲笑曰卿視此花放後二十年假夫妻分手矣瓊華亦信之既爲阿辛完婚瓊華漸以家事付新婦與仲別院居子及婦日三

佛也爾用
爾法我用
我法以要
言之只是
一箇無爲
法
仲之微笑
而瞋不待
言而知之
矣瓊華之
驚又豈驚
其死乎彼
固曰卽差
二三年何
不少待也
其驚固驚
其無件也

朝非疑難事不以間役二婢一溫酒一瀹茗而已一日瓊華至兒所新婦多所咨白良久而返辛亦從往朝父入門見仲白足坐榻上聞聲開眸微笑曰毋子來大好卽復瞑瓊華大驚曰君欲何爲覘其股上蓮花大放試之氣已絕急以兩手撚合其花且祝曰妾千里從君大非容易爲君教子訓婦亦有微恩卽差二三年何不少待也一炊黍時忽開眸笑曰卿自有卿事何必又牽一人作件也無已姑爲卿留瓊華釋手則花已復含於是居處言笑如初積三年餘瓊華年近四旬猶綽約如二

種福子享享福者宜知惜種福者宜知勉矣騙債畜債償債者無可逃騙債者無可悔矣

十許人忽謂仲曰凡人死後被人捉頭舁足殊不雅潔遂命工治雙槥辛駭問之答云非汝所知工既竣沐浴粧竟謂子及婦曰我將死矣辛泣曰數年賴母經紀始不凍餒母尚未得一享安逸何遂捨兒而去曰父種福而子享奴婢牛馬騙債者填償汝父我無功焉我本散花天女偶涉凡念遂謫人間三十餘年今限已滿遂登

鄉是天女謫降限滿必歸其實所以不致墮落者以其終能自潔至貞有得現成真看得容易

木自入再呼之雙目已含辛哭告父父不知何時已僵衣冠儼然號慟欲絕入棺並停堂中數日未殮冀其復返光明生于股際照徹四壁瑱華棺內則香霧噴溢近

舍皆聞棺既闔香光遂漸滅既殯樂氏諸子弟覬覦其
有共謀逐辛訟諸官官莫能辨擬以田產半給諸樂辛
不服以詞質郡久不決初顧嫁女於雍經年餘雍流寓
於閩音耗遂絕顧老無子苦憶女遂詣壻所則女死而
甥已逐怨質公庭雍懼重賂之顧不受必欲得甥雍窮
覓郡邑半年不得夫婦皆被刑辱顧偶於途中見彩輿
過斜避道左輿中一美人呼曰彼非顧翁耶顧諾女子
曰汝甥即吾子現在樂家勿訟也甥方有難宜急往顧
欲詳詰輿去已遠顧乃受賂如西安至則訟方沸騰顧

郎自投至官言女大歸日再醮日及生子年月歷歷甚悉諸樂皆被杖逐案遂結旣歸言其見美人之日即瓊華沒日此時訟猶未興也卒爲顧移家來授廬贈婢六十餘生一子辛亦顧卹之

異史氏曰斷葷戒酒佛之似也爛熳天眞佛之眞也樂仲對麗人直視之爲香潔道伴不作溫柔鄉觀也寢處二十年若有情若無情此爲菩薩眞面目世中人烏得而測之哉

遺腹 淮南子ㄧㄧ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前漢李廣傳廣子曰當戶椒敢

當戶有丨腹非前漢張湯傳湯奏顏異見令不便不
丨子陵入言而丨丨自是有丨丨之法比
彌留見卷二醮見卷一追呼唐陸贄傳禁防滋章吏
蓮香陸判不堪命農桑廢于丨丨
膏血竭于笞箠○元結春陵見前魯趣裝見卷
行丨丨尚不忍兄乃頓朴之南海公女一嬌
娜清醮見卷二瓔珞王篇丨丨菩薩見卷一剎見前
嬰寧頭飾也瞳人語王者
逆旅見卷二饌集韻丨奴亂切音僎婚治具見卷一
巧娘之三日而宴謂之丨陸判
玉宇瓊樓雲笈七籤九天真人呼風爲浮金房在明
霞之上此太微所館天帝之丨丨也○酉
陽雜俎翟乾祐與弟子玩月或問月何有日隨吾指
觀之弟子中兩人見半規天丨丨金闕焉指顧間不
復見○蘇軾詞我欲乘風歸去樺見卷二散花天女
只恐瓊樓王宇高處不勝寒任秀
見卷一溫柔鄉飛燕外傳後進合德帝大悅謂
畫壁爲丨丨丨日吾老是鄉可矣

愛妻良友兩兩並寫各具性情各肖口吻入手用雙提中間從妻及友又從友及妻復恐顧此失彼以言語時時並出之末後三人齊結筆墨一色

香玉

勞山下清宮耐冬高二丈大數十圍牡丹高丈餘花時璀璨如錦膠州黃生築舍其中而讀焉一日遙自牕中見女郎素衣掩映花間心疑觀中烏得有此趨出已遁去由此屢見遂隱身叢樹中以俟其至無何女郎又偕一紅裳者來遙望之艷麗雙絕行漸近紅裳者却退曰此處有人生乃暴起二女驚奔袖裙飄拂香風流溢追過短牆寂然已杳愛慕殷切因題樹上云無限相思苦含情對短牕恐歸沙吒利何處覓無雙歸齋冥想女郎

到底騷士究竟占便宜

忽入驚喜承迎女笑曰君洶洶似強寇使人恐怖不知（可知是）
君竟騷士無妨相親（詩句攝得來）生略叩生平曰妾小字香玉隸籍
平康巷被道士閉置山中實非所願生問道士何名當
爲卿一滌此垢女曰不必彼亦未敢相逼借此與風流
士長作幽會亦佳問紅衣者誰曰此名絳雪亦妾義姊
遂相狎寢既醒曙色已紅女急起曰貪歡忘曉矣着衣
易履且曰妾酬君作口占勿笑也良夜更易盡朝暾已
上牕願如梁上燕棲處自成雙生握腕曰卿秀外慧中
使人愛而忘死顧一日之去如千里之別卿乘間當來

此處只是暗作下文引線

乘機而入雙管齊下篇中慣用此法另是一樣筆墨

花爲騷士而相親爲

勿待夜也女諾之由此夙夜必偕每使邀絳雪來輒不至生以爲恨女曰絳姊性殊落落不似妾情凝也當從容勸駕不必過急一夕女慘然入曰君隴不能守尚望蜀耶（得隴望蜀句成語）今長別矣問何之以袖拭淚曰此有定數難爲君言（如此借用頓生新）昔日佳什今成讖語矣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可爲妾詠詩之不言但有嗚咽竟夜不眠早旦而去生怪之次日有卽墨藍氏入宮游矚見白牡丹悅之掘移逕去生始悟香玉乃花妖也悵惋不已過數日聞藍氏移花至家日就萎悴恨極作哭花詩五十首日

向

騷士而就萎哭花詩五十首可作追魂符返魂香矣

日臨穴涕洟其處一日憑弔而返遥見紅衣人揮涕穴側從容而近就之女亦不避生因把袂相向泣瀾已而挽請入室女亦從之歎曰童稚之姊妹一朝斷絕聞君哀傷彌觸妾慟淚墮九泉或當感誠再作然死者神氣已散倉猝何能與吾兩人共談笑也生曰小生薄命妨害情人當亦無福可消雙美曩頻煩香玉道達微忱胡再不臨女曰妾以年少書生什九薄倖不知君固至情人也然妾與君交以情不以淫若晝夜狎暱則妾所不能矣言已告別生曰香玉長離使人寢食俱廢賴卿少

此數語遲洩春消息矣

香是詩句邀來絳雪是眼淚哭來

此語不意得之花妖恰稱耐冬二字

香玉之熱
絳雪之冷
一則情濃
一則情淡
濃者必多
故而易散

惡慰此懷思何決絶如是女乃止過宿而去數日不復至冷雨幽窗苦懷香玉輾轉牀頭淚凝枕簟攬衣更起挑燈命筆踵前韻曰山院黃昏雨垂簾坐小窗相思人不見中夜淚雙雙詩成自吟忽窗外有人曰作者不可無和聽之絳雪也啟門內之女視詩即續其後曰連袂人何處孤燈照晚窗空山人一個對影自成雙生讀之淚下因怨相見之疎女曰妾不能如香玉之熱但可少慰君寂寞耳生欲與狎曰相見之歡何必在此于是至不聊時女輒一至至則宴飲酬唱有時不寢遂去生亦

散而可使復聚情之所以不死也淡者能寡欲而多疎疎則可以常守情之所以有節也

聽之謂之曰香玉吾愛妻絳雪吾良友也每欲相問卿是院中第幾株早以見示僕將抱植家中免似香玉被惡人奪去貽恨百年女曰故土難移告君亦無益也妻尚不能終從況友乎生不聽捉臂而出每至牡丹下輒問此爲卿否女不言掩口笑之適生以臘歸過歲二月間忽夢絳雪至愀然曰妾有大難君急往尚得相見遲無及矣醒而異之急命僕馬星馳至山則道士將建屋有一耐冬礙其營造工師方縱斤矣生知所夢即此急止之入夜絳雪來謝生笑曰向不實告宜遭此厄今

茲提二語
一是縮上
一是渡下

而後知卿矣卿如不至當以艾炷相灸女曰妾固知君如此曩故不敢相告坐移時生曰今對良友益思豔妻久不哭香玉卿能從我哭乎二人乃往臨穴灑涕至一更向盡絳雪收淚勸止乃還又數夕生方獨居悽惻絳雪笑入曰喜信報君知花神感君至情俾香玉復降宮中生喜問何時答云不知要不遠耳天明下榻生曰僕爲卿來勿長使人孤寂女笑諾兩夜不至生往抱樹搖動撫摩頻喚絳雪久之無聲乃返對燭團艾將以灼樹女遽入奪艾棄之曰君惡作劇使人創痏當與君絕矣

香玉復生又從詩與哭求來

凝鍊語篇中層出不窮最宜揣摩

報君恩而能計時日生死不渝亦美人香

生笑擁之坐方定香玉盈盈而入生望見泣下流離急起把握香玉以一手捉絳雪相對悲哽已而坐道離苦生覺把之而虛如手自握驚其不類曩昔香玉泫然曰昔妾花之神故凝今妾花之鬼故散也今雖相聚君勿以爲眞但作夢寐觀可耳絳雪曰妹來大好妾被汝家男子糾纏死矣遂辭而去香玉款愛如生平但偎傍之間髣髴以身就影生悒悒不歡香玉亦俯仰自恨曰君以白蘞屑少雜硫黄日酹妾一杯水明年此日報君恩亦別而去明日往觀故處則牡丹萌生矣生從其言日

草之遺意也

加培溉又作雕闌以護之香玉來感激甚至生謀移植其家女不可曰妾弱質不堪復戕且物生各有定處妾來原不擬生君家違之反促年壽但相憐愛好合自有日耳生恨絳雪不至香玉曰必欲強之使來妾能致之乃與生挑燈出至樹下取草一莖布裳作度以度樹本自下而上至四尺六寸按其處使生以兩爪齊搔之俄絳雪自背後出笑罵曰婢子來助桀爲虐耶牽挽並入香玉曰姊勿怪暫煩陪侍郎君一年後不相擾矣自此遂以爲常生視花芽日益肥盛春盡盈二尺許歸後

語有至理可以類推

前此見其人未知其花也纔而知其花不見其人矣花而人人而鬼鬼而復花花而復人花大如盤人之所以訂期於明年也人小如指花之所以報恩於此日也種則情種根則情根苞則

亦以金遺道士使朝夕培養之次年四月至宮則花一朶含苞未放方流連所花搖搖欲拆少時已開花大如盤儼然有小美人坐蕊中裁三四指轉瞬間飄然已下則香玉也笑曰妾忍風雨以待君君來何遲也遂入室絳雪已至笑曰日日代人作婦今幸退而爲友遂相談讌賡和至中夜絳雪乃去兩人同寢款洽一如當年後生妻卒遂入山不復歸是時牡丹已大如臂生每指之曰我他日寄魂于此當生卿之左兩女笑曰君勿忘之後十年餘忽病其子至對之而哀笑曰此我生期非死

後敍絳雪語一筆不漏

情苞蕊則情蕊忍風雨以待君二句無限深情一時全綻

期也何哀爲謂道士曰他日牡丹下有赤芽怒生一放五葉者卽我也遂不復言子輿櫝而歸至家尋卒次年果有肥芽笑出葉如其數道士以爲異益灌漑之三年高數尺大拱把但不花老道士死其弟子不知愛惜因其不花斫去之白牡丹亦憔悴尋死無何耐冬亦死

異史氏曰情之結者鬼神可通花以鬼從而人以魂寄非其結於情者深耶一去而兩殉之卽非堅貞亦爲情死矣人不能貞猶是情之不篤耳仲尼讀唐棣而曰未思信矣哉

勞山下清宮見卷一成仙上清宮注　觀見卷一勞山道士　沙吒利唐許堯佐柳氏傳韓翃少負才名而家貧鄰有李將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韓同飲一日李謂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國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韓遂就柳居來歲成名後數年淮青節度侯希逸奏爲從事未以柳從柳欲落髮爲尼居佛寺後韓隨希逸入朝尋訪不得已爲立功番將丨丨丨所劫韓不能割會入中書路逢犢車從之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柳氏也明日尚此路還願更一來取別韓如期往訣是日臨淄大較置酒邀韓韓悵然不樂座人問之韓以告有虞侯將許俊起者曰願得員外手書數字當立致之韓與之許乃乘一馬牽一馬逕趍丨丨丨之第會丨丨丨已出郎以入曰將軍墜馬且不救遣取柳夫人柳驚出即以韓札示之扶馬上絕馳而去以授韓曰幸不辱命　無雙薛調丨丨傳王仙客者建中中尚書劉震之甥也與震女丨丨幼相狎愛劉氏病召震以仙客爲託無令丨丨歸他族仙客歸壁飾

裝抵京遣老嫗達求親意而震意不允一日震趍朝
忽走馬入室曰涇原兵士反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
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畧歸署署疾召仙客曰與我
勾當家事我嫁爾ㅣㅣ乃飾金銀羅錦二十駝命仙
客押令出開遠門曰我與汝舅母及ㅣㅣ出啟夏門
仙客依所教待之不至遠城至啟夏門門已鎖仙客
問守門者曰今日有何人出此曰午候有一人領婦
女四五輩欲出此門人皆識云是租庸劉尚書門司
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騎向北去矣仙客歸襄
陽三年入京訪舅氏消息見舊使蒼頭塞鴻乃知ㅣ
ㅣ已入掖庭惟所使婢采蘋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
仙客謁遂中願納厚價贖采蘋遂中許之仙客稅居
與鴻蘋居遂中薦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忽報中使
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洒掃仙客謂鴻曰我
聞掖庭多衣冠子女恐ㅣㅣ在焉汝爲我一窺之塞
鴻唯唯而去至夜深忽聞簾下語曰塞鴻郎健否鴻
曰郎君見在此驛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女曰期
日于東壁舍閣下取書送郎君鴻得書送仙客書云

嘗聞勅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世間有心人能求之否仙客遂尋訪古押衙以寔告古生曰此事大不易不可朝夕便望去半歲乃致書求采蘋去一夕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雙子入曰此丨丨也今死矣後日當活仙客抱入守之至明始有暖氣見仙客一聲遂絕至夜方愈古生因抽刀斷塞鴻頭日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求得一丸令采蘋假作中使以丨丨逆党賜此藥令自盡自縑贖其尸凡道路郵傳皆厚賂以必免漏泄老夫為郎君亦自刎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落矣○撥歸沙吒利者乃柳氏非丨丨也此二事當是合用

平康 唐孫棨北里志丨丨里入北門諸妓所居○天寶遺事長安丨丨坊諸妓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于此每年新進士以紅箋名紙遊謁其中時呼此坊為風流藪澤○南宋市肆記歌館丨丨諸坊如清和坊融和坊太平坊皆羣花所聚之地莫不靚粧迎門爭妍賣笑朝歌暮絃搖蕩心目如賽觀音吳憐兒孟家蟬等皆以色藝冠一時

口占〔後漢陳遵傳〕遵常召善書吏于前治私書謝親故馮几｜｜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注隱度其辭口以授人曰｜｜

秀外慧中 韓愈送李原歸盤谷序清聲而便體｜｜而｜｜○慧一作惠

勸駕 漢高帝求賢語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爲之｜注劝其應詔使之速行也

隴不能守尚望蜀耶〔後漢岑彭傳〕彭與吳漢圍隗囂于西城帝敕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注謂隗囂平復擊公孫述也

讖語 說文｜驗也徐曰凡讖緯皆言將來之驗也

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 許彥周詩話王晉卿得罪外謫後房善歌者名轉春鶯爲密縣焦氏所得晉卿還朝知之賦一聯云佳人已屬云云客有爲足之成章云幾年流落在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把泪青樓雲渺定誰家｜｜｜｜｜｜｜｜｜｜｜｜回首音塵兩沈絕春鶯作囀心園花

汍瀾〔陸机弔魏武文〕涕垂睫而｜｜

大男之孝出於童卯

惡作劇見卷二嬰寧　邑邑見卷二嬰寧　以白蘞屑少雜硫黃曰醉妾一杯水〔羣芳譜〕種牡丹之法以其子用細土拌白蘞末種之則旺○又分牡丹法揀茂盛者一叢去其土視有根者劈之或一二枝或三四枝作一窠用輕粉加硫黃少許碾爲末和黃土將根劈破處擦勻方置窠內　助桀爲虐〔史記田單傳〕燕人謂王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君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蠋曰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去之以兵爲君將是｜｜｜｜也○虐一作暴　爲情死〔世說〕王長史曰琅琊王伯輿終當｜｜｜　痏〔抱朴子〕生瘡痏于玉肌

大男

奚成列成都士人也先有一妻一妾妾何氏小字昭容

六

客之貞出於庶事皆僅見筆難寫生兼之子留永福易奚爲陳父在鹽亭棄商作賈天涯咫尺萍梗何期又況昭容之轉鬻且三申氏之更夫已二事勢固難撮合文筆豈易彌縫乃其寫大

妻早沒娶繼室申氏不能相善虐遇何因並及奚終日嘵聒恒不聊生奚忿怒亡去去後何生一子大男奚久不返申擯不與同炊計日授粟大男漸長何不敢求益惟紡績佐食大男見塾中諸兒吟誦羨之告母欲讀母以其太稺姑送詣塾試使讀以難之而大男慧所讀倍諸兒師異之願不索束贄何乃使從師薄相酬積二三年經書全通一日歸謂母曰塾中五六人皆從父乞錢買餅餌我何無也母曰待汝長時當告汝知大男曰我方七八歲何時長也母曰汝往塾路經關聖廟當拜之

男也若有知若無知任天而動備恩艱辛其寫昭容也能自忍能自潔率性以行洞見臟腑已是行行血淚字字酸心而買來重慶者爲求祝髮而賺以縫紉娶自保寄者爲備小星而嫌其

祚汝速長大男信之每日兩過必拜母知之問所祝何時荅云但祝明年使我如十五六歲母笑之而大男學（大男學與軀速長書會聚之其後從死得土因離致）與軀長並速至十歲遂如十三四歲者其所爲文塾師（合顛倒怪變皆非人力所能爲非意想所可及者孰）不能竄易之（非此賢母孝子之誠何以邀聖佑哉）一日謂母曰昔謂我壯大當告父處今可矣母曰尚未尚未又年餘居然成人研詰益頻母乃緬述之大男聞之意不勝傷悲欲往尋父母曰兒太幼汝父存亡未知何處可尋大男無言而去至午不歸往詢諸師則辰餐未復母大驚循謂其逃塾出貲傭役靡處不搜竟杳無跡大男出門不知何往之善惟隨途奔

老大一則因無婦而相贈一則買老妾而適逢文之變則所謂拔趙幟易漢赤幟也文之譎則所謂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也文之巧而捷則所謂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由也至淮

去遇一人將如夔州自言錢姓大男丐食相從錢病其緩爲傭代步資斧皆耗之至夔同食錢陰投毒其中大男瞋不覺錢載至大刹托爲巳子偶病絕貲賣諸僧僧見其丰姿秀出爭購之錢得金而去僧飲之略醒主僧始知之詣覩奇其相研詰始得顛末又益憐之責僧贈貲使去有瀘州蔣秀才下第歸途中問得故嘉其孝擕與同行至瀘主其家月餘無往不諧或言閩商有奚姓者干是辭蔣將之閩蔣贈遺衣履其里黨皆斂貲助之至途有二布客欲詣福清邀與同侶行數程客窺囊金

妾作妻鹽亭初謳邑宰而尋父得母寢門乃識陳公天公固巧爲安排丈心亦善爲恢詭彼卜語之求一得兩申苞之爲姊爭嫡事之有無不可必實文章之斷不可少者

引至空所縶手足解奪而去適有永福陳翁過其旁脫縛載諸後車遂至翁家翁家富諸路商賈多出其門翁囑南北客代訪父耗留大男伴諸兒讀大男遂止不復游矣由是家益遠音益梗何昭容孤居三四年申氏減其費抑勒令嫁何自食其力志不搖申強賣於重慶賈賈刼取之去至夜以刀自劙賈不敢逼俟創瘥又轉鬻於鹽亭賈至鹽亭自刺心頭洞見臟腑賈大懼藥敷心既平但求作尼賈告之曰我有商侶身無淫具每欲得一人縫紉此與作尼無異亦可少償吾值何諾之賈輿

按住大男

加爭牀第數語將往事一提既以東上郎以起下集中慣用此筆其得力可知故逐段皆爲指出

迨去入門主人趨出則奚生也蓋奚已棄儒爲商賈以其無婦故贈之也相見悲駭各述苦况始知有兒尋父未歸奚乃囑諸客旅偵察大男而昭容遂以妾爲妻矣然自歷艱苦疴痛多病不能操作勸奚納媵奚鑒前禍不從所請何曰妾如爭牀第者數年間固已從人生子倘得與君有今日之聚乎且人加我者隱痛在心豈及諸身而自蹈之奚乃囑客侶爲買三十餘老妾踰半年客果爲買妾歸入門則妻申氏各相駭怪先是申獨居年餘兄苞勸令再適申從之惟田產爲子姓所沮不得

昭容之節以自劙而全申則以不遇健男竟得完璧歸趙斯亦不幸中之大幸也

售鬻諸所有積數百金攜歸兄家有保寗賈聞其富有奩貲以多金啗苞賺娶之而賈老廢不能人申懟兄不安於室絮縊井投不堪其擾賈怒摟括其貲將賣作妾而聞者嫌三十餘齒加長賈將適蘷遂載與俱去遇奚同肆商遂貨而去之既見奚慙懼不出一語奚問同肆商略知梗概因曰使遇健男則在保寗無再見之期此亦數也然今日我買妾非娶妻可先拜昭容修嫡庶禮申恥之奚曰昔日汝作嫡何如哉何勸止之奚不可操杖臨逼申不得已拜之然終不屑承奉但操作別室而

足止欲求

何悉優容之亦不忍課其勤惰矣每與談讌輒呼給役
其側何更代以婢不聽會陳公嗣宗宰鹽亭矣與里人
有小爭里人以逼妻作狀揭訟陳公不准理叱逐之矣
喜與何竊其頌德一夕漏既盡僮忽叩扉入曰邑令公
至矣駭極急覓衣履則公已入寢門益駭不知所爲何
審之急出曰是吾兒也遂哭公乃伏地悲哽蓋大男從
陳翁姓業爲官矣初公至自都迂道過故里始知兩母
皆醮伏膺哀痛族中人始知大男已貴反其田廬公留
僕營造冀父復返既而授任鹽亭又欲棄官尋父陳翁

錄語奇中饒有古音

未必苞果爲妹爭嫡如此癡頑特借此以結小人之言結苞之勸嫁且通締上文耳

苦勸之會有卜者使筮焉卜人曰小者居大少者爲長求雄得雌求一得兩爲官吉公乃之任爲不得親居官不茹葷酒是日得里人狀賭奚姓疑之陰遣內紀綱竊訪之果父也乘夜微行而出見母益信卜者之神臨去囑勿播出金二百令郎辦裝歸至家門戶已新益畜僕馬居然大家矣申見大男貴盛益自歛兒苞知之告於官爲妹爭嫡官廉得其情曰貪貲勸嫁去奚已更二夫（斷獄平允）何顏爭昔年嫡庶耶重笞之由此名分益彰而申妹何何亦姊之衣服飲食悉不自私申初懼其復讎至是益

愧悔矣亦忘其舊亞復內外皆呼以太毋但詰命不及耳

異史氏曰顛倒衆生不可思議此造物之巧也奚生不能自立于妻妾之間一碌碌庸人耳苟非孝子賢毋烏能有此奇合坐享厚糈以終身哉

淫具 世說通蜀先主因旱禁酒刑吏於人家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罪時簡雍從先主遊見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

代步 見卷二鳳陽士人 賫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剎 見前王者 尼 見前陳雲棲

牀第 見卷二俠女 子姓 周禮夏官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注此所賜王之丨丨兄弟疏姓孫也

天下之寶當與愛惜之人此文之正意也座之以紫檀供之以棐几以視後車載賢縞帶獻友奚異也而孔孔生雲如塞新絮

子之所生則梗槪東京記其丨丨有如[illegible]見卷一醮
孫故曰丨丨梗槪此注丨丨祖言也妖術
見卷一紀綱見卷一
陸判長清僧

石清虛

邢雲飛順天人好石見佳石不靳重直偶漁于河有物挂網沉而取之則石徑尺四面玲瓏峯巒疊秀喜極如獲異珍雕紫檀爲座供諸案頭每值天欲雨則孔孔生雲遙望如塞新絮有勢豪某踵門求觀既見舉付健僕策馬竟去邢無奈頓足悲憤而已僕負石至河濱息肩橋上忽失手墮諸河豪怒鞭僕即出金僱善泅者百計

彼賢臣之献替良女之切磋瀝血披肝周顧忌諱所謂感深知已者又豈有姝哉雖有好豪不奪于勢豈無煽誘不惑於邪一日傾心終身不改所視者愛之專與不專情之至與不至耳果

冥搜竟無可見乃懸金署約而去由是尋石者日盈于門迄無獲者後邢至落石處臨流於邑但見河水淸澈則石固在水中邢大喜解衣入水抱之而出檀座猶存旣歸不肯設諸廳事潔內室供之一日有老叟款門而請邢托言石失已久叟笑曰客舍非耶邢便請入舍以實其無旣久則石果陳几上錯愕不能言叟撫石曰此吾家故物失去已久今固在此耶旣見之請郎賜還邢窘甚遂與爭作石主叟笑曰旣汝家物有何驗證邪不能荅叟曰僕則故識之前後九十二竅巨孔中五字云

能相依為命生死不渝則盤根錯節百折不回者不且與之終始死而後已哉石不能言所自信者介如耳自言石清虛則擇主之明從主之忠誰謂其可轉乎

入於河而復出是珠

清虛天石供邪審視孔中果有小字細於粟米竭目力裁可辨認又數其竅果如所言邪無以對但執不與叟笑曰誰家物而憑君作主耶拱手而出邪送至門外旣還則石失所在大驚疑叟急追之則叟緩步未遠奔去牽其袂而哀之叟曰奇矣徑尺之石豈可以手握袂藏者耶邪知其神强曳之歸長跪請之叟乃曰石果君家者耶僕家者耶荅曰誠屬君家但求割愛耳叟曰旣然則石固在是還入室則石已在故處叟曰天下之寶當此是文之正面與愛惜之人此石能自擇主僕亦喜之然彼急於自見

還合浦而不肯暗投也輿何以必辨爲其家故物而後割愛耶指其竅表其名叟即他日示夢之丈夫可知矣留之而自肯減壽始計與之相終始耳出處交游之道如是如是

其出也早則魔劫未除實將攜去待三年後始以奉贈既欲留之當減三年壽數始可與君相終始君願之乎曰願叟乃以兩指揑一竅竅軟如泥隨手而閉〻三竅已曰石上竅數即君壽也作別欲去邢苦留之辭甚堅問其姓字亦不言遂去積年餘邢以故他出夜有小偷入室諸無所失惟竊石而去邢歸悼喪欲死訪察購求全無蹤緒積有數年偶入報國寺見賣石者近視則其故物將便認取賣者不服因負石至官官問何所質驗賣石者能言竅數邢問其他賣石者不能言邢乃言竅

中五字及三指痕理遂得伸官欲杖責賣石者賣石者自言以二十金買諸市遂釋之邢得石歸裹以錦藏櫝中時出一賞先焚異香而後出之有尙書某購以百金而邢意萬金不易也某怒陰以他事中傷之邢被收典質田產某託他人風示其子子告邢邢願以死殉石妻竊與子謀獻石尙書家邢出獄始知罵妻毆子屢欲自經皆以家人覺救得不死夜夢一丈夫來自言石淸虛謂邢勿戚特與君年餘別耳明年八月二十日昧爽時可詣海岱門以兩貫相贖邢得夢喜敬志其日而石在

戀懷故主
不獻一謀
淹滯多年
生還故國
古人有之
然吾見亦
罕矣

碎爲數十
餘片一文
不値矣訢
仍瘞墓中
又豈萬萬
鎰巳哉蓋

尙書家更無出雲之異久亦不甚貴重之明年尙書以罪削職尋死邪如期詣海岱門則其家人竊石出將求售主匠以兩貫市歸後邢至八十九歲自治葬具又囑子必以石殉旣而果卒子遵遺敎瘞石墓中半年許賊發墓刼石去子知之莫可追詰踰二三日攜僕在道忽見兩人奔躓汗流望空自投曰邢先生勿相逼我二人將石去不過賣四兩銀耳遂縶送諸官一訊遂伏問石則鬻諸官氏取石至官愛玩欲得之命寄諸庫吏舉石石忽墮地碎爲數十餘片罔不失色官乃重械兩盜而

必如是而後不負愛惜之人所以爲天下之實也

放之邢子拾石出仍瘞墓中

異史氏曰物之尤者禍之府至欲以身殉石亦癡甚矣而卒之石與人相終始誰謂石無情哉古人云士爲知已者死非過也石猶如此而況人乎

峰巒疊秀述征記小峰疊秀迮於嶺表善泅者列子有濱河而有者習於水勇於泅汪泅浮行水上也○史記吳見丨丨於邑見前林四娘廳事集韻古者治官處謂之丨丨言受事察訟也後語省直日聽故加割愛班彪王命論高四皓之名丨肌膚之丨士爲知已者死前漢司馬遷傳丨丨丨丨丨丨女爲悅已者容

曾友于

曾翁昆陽故家也翁初死未殮兩眶中淚出如瀋有子六人莫解所以次子悌字友于爲邑名士以爲不祥戒諸兄弟各自惕勿貽痛於先人而兄弟半迂笑之先是翁嫡配生長子成至七八歲母子爲強寇擄去娶繼室生三子曰孝曰忠曰信妾生三子曰悌曰仁曰義孝以悌等出身賤鄙不齒因連結忠信若爲黨即與客飲悌等過堂下亦傲不加禮仁義皆忿與友于謀欲相僇友于百詞寬譬不從所謀而仁義年最少因兄言亦遂止孝有女適邑周氏病死糾悌等往撻其姑悌不從孝憤

然令忠信合族中無賴子往捉周妻榜掠無算抛粟毀器盎盂無存周告邑宰宰怒拘孝等囚繫之將行申黜友于懼見宰自投友于品行素爲宰所仰重諸兄弟以是得無苦友于乃詣周所親負荆周亦器重友于訟遂息孝歸終不德友于無何友于母張夫人卒孝等皆不爲之服宴飲如故仁義益忿友于曰此彼之無禮於我何損焉及葬把持墓門不使合厝友于乃殯母隧道中未幾孝妻亡友于招仁義往奔其喪二人皆曰期且不論功于何有再勸之閧然散去友于乃自往臨哭盡哀

隔牆聞仁義鼓且吹孝怒糾諸弟往毆之友于操杖先
從入其家仁覺而逃義方踰垣友于自後擊仆之孝等
拳杖交加毆不止友于橫身障沮之孝怒讓友于友于
曰責之者以其無禮也然罪固不至死我不怙弟惡亦
不助兄暴如怒不解身代之孝遂反杖撻友于忠信亦
相助毆兄聲勢震動里黨羣集排解乃散去友于卽扶
杖詣兄請罪孝逐去之不令居喪次而義創甚不復食
飲仁代具造訟諸官訴其不爲庶母行服官簽牒拘孝
忠信而令友于陳狀友于以面目損傷不能詣署但作

詞禀白哀求閣寢宰遂銷案不行義亦尋愈由是雠怨益深仁義皆幼弱輒被敲楚懟友于曰人皆有兄弟我（善讀書者如是）獨無友于曰此兩語我宜言之兩弟何云因苦勸之卒不聽友于遂扃戶攜妻子借寓他所離家五十餘里兾不相聞友于在家雖不助弟而孝等猶稍稍顧忌之既去諸兄一不當輒叫駡其門辱侵母諱仁義度不能抗惟杜門思乘間刺殺之行則懷刃一日寇所掠長兄成忽攜婦亡歸諸兄弟以家久析聚謀三日竟無處可以置之仁義竊喜招去共養之往告友于友于亦喜卽歸

共出田宅居成諸兄怒其市惠啓其門詈辱之而成久
在寇中習於威猛聞之大怒曰我歸更無人肯置一屋
幸三弟念手足又罪責之是欲逐我耶以石投孝孝仆
仁義各以杖出擬忠及信並撻無數成不待其訟先訟
之宰又使人請教友于友于不得已詣宰俛首不言但
有流涕宰問之唯求公訊宰乃判孝等各出田產歸成
使七分相準自此仁義與成倍益愛敬談次忽及葬母
事因並泣下成恚曰如此不仁是禽獸也遂欲啟壙更
為改葬仁義奔告友于友于急歸諫止之成不聽刻期

發墓作齋於壟以刀削樹語諸弟曰所不哀麻相從者有如此樹衆唯唯於是一門皆哭臨安厝盡禮由此兄弟相安而成性剛烈輒批撻諸弟而於孝等尤甚惟重友于盛怒時友于至一言可解孝有所行成往往不平之因之孝無十日不至友于所潛對友于詬詛友于婉諫卒不納友于不堪其擾乃遷之於三泊僦屋而居去家益遠音迹遂疏踰二年諸弟皆畏憚成久遂相習紛競絶少而孝年四十六生五子長繼業三繼德皆嫡出次繼功四繼績皆庶出又婢出繼祖皆成立亦效父嘗

或疑聖賢過贊則將應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是謂肖子）

行爸爲黨曰相競孝亦不能呵止惟祖無兄弟年又最幼諸兄皆得而詬厲之岳家故近三泊會詣岳竊廷道詣叔大門見叔家兩兄一弟絃誦怡怡樂之久居不言歸叔促之哀求寄居叔曰汝父母皆不之知我豈惜甌飯瓢飲乎乃歸過數月夫妻往壽岳母告父曰我此行不歸矣父詰之因吐微隱父慮與有夙郤計難久居祖曰父慮過矣二叔聖賢也遂去攜妻之三泊友于除舍居之以齒兒行使執卷從長子繼善祖最慧寄籍三泊家中兄弟益不相能一日微反脣業詬辱庶母功怒制

殺業官收功重械之數日死獄中業妻馮氏猶日以罵代哭功妻劉聞之怒曰汝家男子死誰家男子活耶操刀入擊殺馮自投井中亦死馮父大立悼女慘死率諸子弟藏兵衣底往捉孝妻裸撻上下以辱之成怒曰我家死人如麻馮氏何得復爾吼奔而出諸會從之諸馮盡靡成首捉大立割其兩耳其子護救繼續以鐵杖橫擊折其兩股諸馮各被夷傷閧然盡散惟馮子猶臥道周衆等莫可方略成夾之以肘置諸馮村而還遂呼繼續詣官自首馮狀亦至於是諸會皆被收惟忠亡去至

汝家誰家此等聲口得諸庭訓

久○矣

只算馮氏為周妻復仇

大凡自處於善者未有不願人之同處於善況手足乎此一喜字直從至性中流出

三泊徘徊門外猶恐兄念舊惡遁友于率一子一姪入闔歸塋見驚曰弟何來忠長跪道左友于益駭握手入詰得其情驚曰且爲奈何一門乖戾遂知其禍久矣不然胡以竄跡如此兄離家旣久與大令無聲氣之通今卽匍伏而往祗取辱耳但得馮父子傷重不死吾三人倖有捷者則此禍可以少解乃留之晝與同餐夜與共寢忠頗感愧居十餘日又見其叔姪如父子兄弟皆如同胞悽然下淚曰今始知曩日非人友于亦喜其悔悟相對酸惻俄報友于父子同科祖亦副榜大喜不赴鹿

有此淚乃翁之淚滴來一半

忠白非人孝曰之德祖之移居去而夫妻痛哭有感而然也至三歲見面亦依戀不去何以故吾知之吾信之吾不能言之

嗚先歸展墓明季甲第最重諸馮皆爲欲息友于乃託親友賂以金粟資其醫藥訟乃息舉家共泣乞友于復（舉家泣乃公翁當破涕）歸友于乃與兄弟焚香約誓俾各滌慮自新遂移家還（爲笑矣）祖從叔不欲歸其家孝乃謂友于曰我之德不應有亢宗之子弟又善教即從其志俾姑寄名爲汝後有才進時可賜還也友于從之後三年祖果舉於鄉使移家去夫妻皆痛哭而去居數日祖有兒方三歲亡歸友于家不復反捉去輒逃孝乃異其居令與友于鄰祖啟戶於隔垣通叔家兩間定省如一焉自此成亦漸老一門事

皆取決友于因而門庭雍穆稱孝友焉

異史氏曰天下惟禽獸止知母而不知父柰何詩書之家往往而蹈之也夫門內之行其漸漬子孫者直入骨髓故古云其父殺人報讎子必行劫其流弊然也孝雖不仁其報已慘而卒能自知之德託子於弟宜其有操心慮患之子也論果報迂矣

異史氏謂止知母而不知父柰何以詩書故家而蹈禽獸之行以余所見正唯詩書家乃多蹈之農商猶解也習俗錮蔽不幾謂詩書不足以化人耶毋亦學

者自誤其趨嚮以詩書爲文辭之具而不求諸實行耶觀之會友于可見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矣不忍死其父豈敢讎其兄方其詣宰自投負荆請罪固已泯交瘉於不覺禦外侮於無形矣柰何雀鼠雖消壎箎猶未墓門有棘隧道難通旣違服於期親偏苛求於功服乃操杖以先惡固不恬於弟橫身而障暴豈偏助於兄旣勸導之不行亦唯有自避亂門潛身遠去而已矣成來自寇中家風一變衰麻更葬事亦快心然不以德和人而惟力是恃所謂以暴易暴不知其

非三泊之遷入山唯恐不深矣若孝忠諸人同惡相濟不庇本根父既垂型子亦跨竈爲黨相競賓身教之而乃欲以言禁之乎不謂見絃誦怡怡之樂而知有聖賢曾氏子有達人復得之庶子也忠能感泣自謂非人孝亦滌除悔其之德雍雍穆穆門庭一新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其是之謂乎

名士見卷二阿寶　不齒書蔡仲之命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丨丨　負荆史記廉頗傳廉頗肉袒丨丨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〇李白詩兩虎不可鬭廉公自丨丨　含膺見卷二嬰寧

隧道見卷一瞷人語 批左傳莊十二年宋萬遇仇牧於門丨丨而殺之注丨手擊也○唐李正己傳
與大酋角遂約曰後者丨不相能左傳襄二十二年
之既逐而先正已丨其類范宣子與欒盈為
公族大夫反脣賈誼治安策姑婦不相悅則
而丨丨丨丨丨而相稽注相與計校也大令通典
漢制凡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元宗見卷二聶小倩天
長晉置大縣令有治績郡以大郡
下惟禽獸止知母而不知父晉阮籍傳時有殺母者籍聞之曰噫殺父猶可
乃殺母乎衆怪其誕籍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
丨丨丨殺父禽獸也殺母禽獸不若矣衆乃釋
父殺人報讎子必行劫蘇軾荀卿論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其丨丨且丨丨丨

嘉平公子

嘉平某公子風儀秀美年十七八入郡赴童子試偶過

許娟之門門內有一麗人因目注之女微笑點其首公

點本相公子得便宜日注一層微笑點首二層

子喜近就與語女便問寓居何所具告之問寓中有人

便問寓居三層具約奉訪四層

否曰無女云妾夕間奉訪勿使人知公子諾而歸既暮

暮果至五層　自言傾慕許奉終身

排去僮僕女果至自言小字溫姬且云妾慕公子風流

六層

遂背媼而至區區之意深願奉以終身公子亦喜約以

重金相贖自此三兩夜輒一至一夕冒雨而來入門解

冒雨而來七層

去溼衣罥諸椸上巳乃脫足上小韈求公子代去泥塗

遂上牀以被自覆公子視其韈乃五文新錦沾濡殆盡

欲使知其癡情足感上

惜之女曰妾非敢以賤務相役欲使公子知妾之癡於

情也聽窻外雨聲不止遂吟曰淒風冷雨滿江城求公子續公子辭以不解女曰公子如此一人何乃不知風雅使妾情興消矣因勸令肄習公子諾之往來既頻僕輩皆知公子有姊夫宋氏亦世家子聞其事竊求公子一見温姬公子言之女必不可宋隱身僕舍俟女至伏牕窺之顛倒欲狂急排闥女起踰垣而去宋嚮往殊殷乃修贄諸媼指名求之則果有温姬而死已多年宋愕然而退以告公子公子始知爲鬼而心終愛好之至夜以宋言告女女曰誠然顧君欲得美女子妾亦欲得美

悔不如娼不知視公子爲何物

以貌取人女鬼且耻

丈夫各遂所願足矣人鬼何論焉公子以爲然試畢而

○知○其○鬼○而○亦○從○之○八○眉

歸女亦從之他人不見惟公子見之至家寄諸齋中公子獨宿不歸父母疑之女歸甯始隱以告父母大驚

○術○驅○不○去○是○九○眉○亦○是○總○上○

戒公子絶之公子不能聽父母深以爲憂百術驅遣不

○筆○

得去一日公子有諭僕帖置案上中多錯謬椒訛菽薑訛江可恨訛可浪女見之書其後云何事可浪花菽生

驅○鬼○靈○符○駡○煞○結○袴

、不○圖○虚○有○其○表○女

江有壻如此不如爲娼遂告公子曰妾初以公子世家

何○見○事○之○晚○也○公○子○終○得○便○宜○世○家○從○此○減○色○

文人故蒙羞自薦不圖虚有其表以貌取人毋乃爲天下笑乎言巳而没公子雖愧恨猶不知所題折帖示僕

爲天下笑兒非女非鬼者

聞者傳以爲笑

異史氏曰溫姬可兒翩翩公子何乃苛其中之所有哉遂至悔不如娼則妻妾羞泣矣顧百計遣之不去而見帖浩然則花菽生江何殊於杜甫之子章髑髏哉

此篇純用反逼法入手只說公子風儀秀美郎接入麗人自微笑自默首有問寓居自來奉訪自語小字自言慕公子風流自言願奉以終身且自冒雨而來恐不知其情之癡而脫韡相示一路均作滿心快願之語中間情興消然一筆略作頓跌至明知其鬼而

兩相愛好從以寄齋至於親命戒絶而不能從百徙
驅遣而不得去在女一邊直寫到十二分快足忽然
轉落正面作萬分精與語眞足令人噴飯公子如此
者不少其父母可以無憂矣

椸禮曲禮男子不雜坐不同丨架注植者曰楎橫者曰丨皆置衣之具也○王禹偁詩振衣衫作㧕解帶竹丨爲丨排闥見卷二巧娘虚有其表明皇雜錄元宗嘗器重蘇頲欲以爲相不欲令左右知夜艾乃令草詔訪于侍臣曰外庭直宿誰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即以頲姓名授嵩令草制書既成其詞曰國之懷寶上尊稱三四謂嵩曰頲蘇瓌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爲判削之嵩慙懼流汗筆不能不者久之上以嵩杼思移時必皆精密不覺前席以觀惟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嵩既

退上鄉其草於地曰｜｜｜｜耳謂嵩長大多髯也○又册府元龜後唐莊宗同光初崔協爲御史中丞器宇宏爽不識文字高談虛論多不近理人以爲｜｜｜號沒字碑

可兒 見卷二巧娘

翩翩公子 史記平原君傳贊平原君｜｜濁世之佳｜｜也

子章髑髏 博雅頂顱謂之｜｜○古今詩話有病瘧者杜子美云誦吾詩當愈乃令誦｜｜｜｜血模糊手是鄭還崔六夫二句果愈○按｜｜二句子美戲作花卿歌也上元二年四月梓州刺史報子章反襲東川節度使李伯於綿州自稱梁王改元黃龍以綿州爲黃龍府置百官五月成都升崔光遠率將花敬定攻拔綿州斬子章子美因作花卿歌云云詳見唐書肅宗紀

苗生

龔生岷州人赴試西安憩於旅舍沽酒自酌一偉丈夫

交於內者或有不交於外交於外者亦多不交於內矣

入坐與扳談生舉巵勸客客亦不辭自言苗姓言劇粗豪生以其不文偃蹇遇之尊既盡不復喚沽苗曰措大飲酒使人悶損矣起向壚頭出錢行沽提一巨瓻而入生辭不飲苗捉臂勸酬臂痛欲折生不得已爲盡數觴苗以羹椀自吸笑曰僕不善勸客行止惟君所便生即治裝行約數里許馬病臥於途坐待路側行李重累無所方計苗尋至詰知其故遂謝裝付僕已乃以肩承馬腹而荷之趨二十餘里始至逆旅釋馬就櫪移時生主僕方至生乃驚爲神人相待優渥沽酒市飯與共餐飲

本不善是偏強作解人自尋罪苦倘討得以軍法從事則此輩亦應斂跡矣苗生雄才聞其續句卽當緘

苗曰僕善飯非君所能飽飲可也引盡一𦈢乃起而別
曰君醫馬尙須時日余不能待行矣遂去後闈畢三四
友人邀登華山藉地作筵方共宴笑苗忽至左攜巨尊
右提豚肘擲地曰聞諸君登臨敬附驥尾衆起爲禮相
（極樂世界自尋苦）
竝雜坐豪飲甚懽衆欲聯句苗爭曰縱飲甚樂何必愁
（惱衆生顛倒向是可憐　語不驚人死不休自來）
思衆不聽設金谷之罰苗曰不佳者當以軍法從事衆
（慮後後至今始聞此請）
笑曰其罪不至於此苗曰如不見誅僕武夫亦能之也
首座靳生曰絕𪿙憑臨眼界空苗信口而續之曰唾壺
擊缺劍光紅下座沉吟既久苗遂引壺自傾移時以次

口乃恬不知恥令人聞之欲嘔至求赦不能而苐以獅舞龍吟罷其吟詠苗亦何嘗不耐事哉胡乃一犯再犯怙惡不悛以只宜牀頭誦讀之文向人刺刺是直以婆子欺之矣大吼而撲殺

屬句瀨涉鄙俚苗呼曰只此已足如赦我者勿作矣客

苗非不耐事者何不稍假而以

泊之

弗之聽苗不可復忍遽作龍吟山谷響應又起俛仰爲獅子舞詩思既亂衆乃罷吟因而飛觴再酌時已半醉

更不堪矣　素曰無仇何不輕赦而相逼至此

客互誦闈中作迭相贊賞苗不欲聽牽生豁拳二人勝

有下第者歸而憤頸妻勸解不得迎母來勸之毒母

負屢分而諸客誦贊未已苗厲聲曰僕聽之已悉此等

請誦闈中作贊之　曰無怪婿竟我聞之亦覺好聽主

文只宜向牀頭對婆子讀耳廣衆中刺刺者可厭也衆

司不中當是瞎了耳朵

有慚色又更惡其粗莽遂益高吟苗怒甚伏地大吼立

當呼快快

化爲虎撲殺諸客咆哮而去所存者惟生及靳靳是科領薦後三年再經華陰忽見嵇生亦山上被噬者大恐

之豈苗之過乎若夫稍知執筆浪得虛名井底久居夜郎自大娼嫉人技隱險性成而儼然服儒服冠儒冠此尤名教所不容鬼神所共怒者易服而斃虎何與焉

欲馳稽捉鞚使不得行靳乃下馬問其何爲荅曰我今爲苗生之倀從役良苦必再殺一士人始可相代三日應有儒服儒冠者見噬於虎然必在蒼龍嶺下始是代某者君於是日多邀文士於此即爲故人謀也靳不敢辯敬諾而別至寓所籌思終夜莫知爲謀自拚背約以聽鬼耳適有表戚蔣生來靳述其異蔣名下士邑尤生考居其右竊懷忌嫉是日聞靳言陰欲陷之折簡邀尤與共登臨自乃着白衣而往尤亦不解其意至嶺半肴酒並陳敬禮備至會郡守登嶺上守故與蔣爲通家聞

非名下士不能爲此

在下遣人召之蔣不敢以白衣往遂與尤易冠服交着未竟虎騶至銜蔣而去

異史氏曰得意律律者提襟袖強人聽聞者欠伸屢作欲睡欲遁而誦者足蹈手舞茫不自覺知交者亦當從旁肘之躡之恐座中有不耐事之苗生也然嫉忌易服而甕則知苗亦無心者耳故厭怒者苗也非苗也

措大（按）賓服錄云窮丨丨眼孔小又云世稱士流爲丨丨言其峭醋而冠四民之旨一說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如醋之酸而難飲也故又謂之酸子或云往有士人貧居新郊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新鄭多衣冠所居因總被斯號又云鄭有酸溝某溝東尤多甲族以甲

乙紱之故曰醋大然則丨丨當作醋大曰醋曰溝沓自鄭地起也李濟翁以爲不然曰謂其能舉丨丨事也因駮子誤以爲醋大耳

行李〔左傳僖三十年〕丨丨之往來〔注〕丨丨使人也○廣虹升天香樓偶得左傳丨丨之往來李字雅解唐李涪曰李字山下安人人下安字葢古使字也傳左氏者誤書李爲李故一字釐爲二字宋程大昌演繁露謂涪語未必可據引左傳昭十三年鄭會晉于平丘子產爭承曰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因謂行理正指使人言字多通用理李同也○泊宅編李理義通人將有行必先治裝如孟子之言治任理亦治也

逆旅見卷二巧頰

善飯〔史記廉頗傳〕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予使者金令毀之使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丨丨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

附驥尾〔史記伯夷傳〕顏淵雖篤學丨丨丨而行益顯

金谷之罰〔石崇金谷詩序〕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州諸軍事有別

盧在河陽界｜｜澗中時征西大將軍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受罰者三十三人 **唾壺擊缺**〔世說〕王敦酒後輒詠魏武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以如意擊｜｜爲節壺口盡缺 **龍吟**〔通禮義纂〕蚩尤帥螭蝞與黃帝戰於涿鹿帝命吹角爲｜｜以御之 **獅子舞**〔唐景龍文館記〕三年宴吐蕃使于承慶殿太常引樂入奏五方｜｜六奇等｜殿中奏跳馬之戲 **刺刺**〔韓愈送殷員外文〕丁寧顧婢子語｜｜不能休〔注〕｜｜多言也○〔按〕｜七賜切○ **偎** 見卷二琳兒 **名下士**〔北史序傳〕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固無虛｜ **折簡** 見卷二嬰寧 **通家** 見卷一青鳳

姊妹易嫁

已爲張氏新阡矣乃墓逐之夢警之語曰陰地不如心地又以福地還待福人於此益信

掖縣相國毛公家素微其父常爲人牧牛時邑世族張姓者有新阡在東山之陽或經其側聞墓中叱咤聲曰若等速避去勿久溷貴人宅張聞亦未深信既又頻得夢警曰汝家墓地本是毛公佳城何得久假此由是家數不利客勸徙葬吉張聽之徙焉一日相國父牧出張家故墓猝遇雨匿身廢壙中已而雨益傾盆潦水奔穴崩淆灌注遂溺以死相國時尚孩童母自詣張願丐咫尺地掩兒父張徵知其姓氏大異之行視溺死所儼然當置棺處又益駭乃使就故壙窆焉且令攜若兒來葬

佳城有定不必假借知此可以省人希冀之心

無德以任之雖有成言自已臨時變卦

每向人曰我死不從牧牛兒却不道我死不從老偷書且不道我死只從蕩隋子

已母偕見詣張謝張一見輒喜即畱其家教之讀以齒子弟行又請以長女妻兒母駭不敢應張妻云旣已有言柰何中改卒許之然此女甚薄毛家怨懟之意形於言色有人或道及輒掩其耳每向人曰我死不從牧牛兒及親迎新郎入宴彩輿在門而女掩袂向隅而哭催之妝不妝勸之亦不解俄而新郎告行鼓樂大作（得不足以堪之）女猶眼零雨而首飛蓬也（固若有阻之者）父止壻自入勸女女涕若罔聞怒而逼之益哭失聲父無柰之又有家人傳白新郎欲行父急出言衣妝未竟乞郎少停待即又奔入視女往來

慷慨之言不作一毫兒女態俱從大義中看出何等德行何等福澤

者無停履遷延少時事愈急女終無回意父無計周張（迹出古有人）欲自死其次女在側頗非其姊苦逼勸之姊怒曰小妮（德有厚牖人來）（噫此言也天定的之）子亦學人喋聒爾何不從他去妹曰阿爺原不曾以妹子屬毛郎若以妹子屬毛郎更何須姊姊勸駕也父以其言慷爽因與伊母竊議以次易長母即向女曰迕逆（從親）婢不遵父母命欲以兒代若姊兒肯否女慨然曰父母（命孝也安貧賤智也不嫌貧義也而仁禮信即在其）教兒往也即乞丐不敢辭且何以見毛家郎便終餓莩（中是一品夫人身分彼老死於女尼者惡足以知此）死乎父母聞其言大喜即以姊妝妝女倉猝登車而去入門夫婦雅敦好逑然女素病赤鬜稍稍介公意久之

才一動念即達上蒼禍福巳水捷於影響甚可畏也

既是感深知巳何可

浸知易塚之說由是益以知巳德女居無何公補博士弟子應秋闈試道經王舍人店店主人先一夕夢神曰旦日當有毛解元來後且脫汝於厄以故晨起專伺察東來客及得公甚喜供具殊豐善不索直特以夢兆厚自託公亦頗自負私以細君髮鬑鬑慮爲顯者笑富貴後念當易之已而曉榜既揭竟落孫山咨嗟蹇步懊惋喪志心赧舊主人不敢復由王舍以他道歸後三年再赴試店主人延候如初公曰爾言初不驗殊慚祇奉主人曰秀才以陰欲易妻故被冥司黜落豈妖夢不足以

復萌他念頓遭黜落天道必然推而至於朋友又推而至於君臣既把臂訂交策名委質無故棄捐末路敢有貳心天神殛之自古以來無以異也

踐公愕而問故曹別後復夢而云公聞之惕然悔懼木立若偶土人謂秀才宜自愛終當作解首（自忍自艾自勵是自愛不然者自暴自棄自作自）未幾果舉賢書第一人（受矣）夫人髮亦尋長（非鬼神必如公願亦以報夫人也）雲鬟委綠轉更增媚姊適里中富室（且慢高興）（亦非因此一女蕩家無德人必[illegible]）見意氣頗自高夫蕩惰家漸陵夷空舍無烟火聞妹爲孝廉婦（蕩子也）彌增慚怍姊妹輒避路而行又無何良人卒家落頓之公又擢進士（牛見如且不可得）女聞刻骨自恨遂忽然廢身爲尼（欲長作牧）及公以宰相歸強遣女行者詣府謁問冀有所貽比至夫人餽以綺縠羅絹若干疋以金納其中而行者不知也攜歸見師師失所望恚曰與我金錢尚可作

百金且不能任其福薄其德薄也美惡自為顛倒而誘之曰不由人猶是強為解嘲耳

薪米費此等儀物我何須爾遂令將回公及夫人疑之及啟視而金具在方悟見卻之意發金笑曰汝師百餘金尚不能任焉有福澤從我老尚書也遂以五十金付尼去曰將去作爾師用度多恐福薄人難承荷也行者歸具以告師默然自歎念平生所為輒自顛倒美惡避就翳豈由人耶後店主人以人命事逮繫囹圄公為力解釋罪

彼○固○掊言○死○不○從○者○

○自○已○顛○倒○自○已○避

○就○而○乃○謂○不○由○人○終○見○至○死○不○得○明○自

異史氏曰張公故墓毛氏佳城斯已奇矣余聞時人有大姨夫作小姨夫前解元為後解元之戲此豈慧黠者

所能計較耶嗚呼彼蒼者久不可問何至毛公其應如響

按文簡封翁諱敏以孝廉任杭州府學教授生五子文簡最少封翁年八十餘文簡官少宰乃受封而卒其塋地自趙宋時沿葬歷有達者至文簡卒始卜西山新阡乾隆壬戌予與文簡裔人共修掖縣志曾親至毛氏新舊兩塋覽其碑表徵事實焉至文簡夫人一段畢氏螺雪集中所載亦與此小異夫人姓官氏姊陋文簡有文無貌臨嫁而悔妹承父母意遂代姊

歸文簡文簡旣貴姊自恨出家爲女道士妹餽遺之都不肯受淸修登上壽文簡林下廿餘年頗與過從談道相敬重云任城孫擴圖識

相國毛公名紀字維之明成化丙午解元丁未進士官至謹身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簡

新阡杜甫故武衛將軍挽詩｜｜絳水遙〔注〕阡墓道也亦作仟

佳城〔博物志〕漢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喪駟馬不行跼地悲鳴掘蹄下地得石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

傾盆〔陸游詩〕黑雲寒空萬馬屯轉盼白雨如｜｜

向隅〔說苑〕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今滿堂飲酒有一人｜｜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

飛蓬〔詩衛風〕首如｜｜

勸駕

界前赤髯〔韓愈南山詩〕或｜若禿｜〔注〕｜頭瘡也廣韻鬜音慳髮禿也

香玉

王舍人莊

在歷城縣東三十里有魏國王臨詩碑云熈寧逸老舊門墻少日窮經歷水陽負笈便爲稽古地躬耕兼是養親堂已將賢業歸靑史尚有陳編秘縹囊嗣子穀難承世學至今人愛鄭公鄉後題元豐庚申五月二十一日與德平易堂大觀書萬歷初掘地得之又有讀書堂乃宋龍圖侍郎張揆舊隱處也有蘇東坡題讀書堂三大字今移縣庠

細君 前漢東方朔傳朔爲常侍郎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懷去上令自責朔日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歸遺丨丨又何仁也○楊雄解嘲東方朔割名於丨丨注以肉歸遺丨丨自是割損其名丨丨朔妻名或曰丨丨小也

鬑鬑 玉篇丨丨鬒髮疎薄也○陌上桑樂府爲人潔白晳丨丨頗有鬚

孫山 見卷一

葉生

尼 見前雲梯陳

圀圄 見卷一成仙

大姨夫作小姨夫 合璧事類 歐陽修與王拱辰同爲薛簡肅公壻歐陽公先娶長女王娶其次後歐陽公再娶其妹故有舊女壻爲新

女壻｜｜｜｜附考〔余讀掖縣志〕相國封翁諱㦲以｜｜｜｜之句孝廉任浙江杭州府教授盎自元以來已爲東萊名閥矣聊齋此條傳聞之訛也

番僧

釋體空言在青州見二番僧象貌奇古耳綴雙環被黃布鬚髮鬈如自言從西域來聞太守重佛謁之太守遣二隸送詣叢林和尚靈轡不甚禮之執事者見其人異私款之止宿焉或問西域多異人羅漢得無有奇術否其一輾然笑出手於袖掌中托小塔高裁盈尺玲瓏可愛壁上最高處有小龕僧擲塔其中矗然端立無少偏

倚視塔上有舍利放光照耀一室少閒一手招之仍落掌中其一僧乃祖臂伸左肱長可六七尺而右肱縮無有矣轉伸右肱亦如左狀

叢林〔梵語〕貧婆此言丨丨譬如大樹叢叢故僧聚處爲丨丨

羅漢〔楞嚴經〕富樓那云世尊如我有大辯才以音聲教我發揚我於佛前助佛轉輪因獅子吼成阿丨丨

驟然〔見卷一畫壁〕

舍利〔釋氏要覽〕汁迦樑既化弟子阿難等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瑩堅固名曰丨丨子因造塔藏之○〔又龍樹心經〕丨丨子亦名丨丨弗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如丨丨弗鳥之眼故因其母而立名或云丨丨鳥則此間所謂鶖鳥其眼圓因以丨丨稱其母此言丨丨子若曰婦人丨丨者之子也

李司鑑

神責之而使之自割自剜自閹奇矣而皆使之自供其罪狀省却定讞時許多口舌許多文卷許多刑獄而登臺自自則尤甚於梟示矣讀之當可快快

李司鑑永年舉人也於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打死其妻李氏地方報官上憲行縣查審司鑑在府前忽於肉架下攜一屠刀奔入城隍廟登戲臺上對神而跪自（舉子登臺自是好戲）言神責我不當聽信奸人在鄉黨顛倒是非著我割耳遂將左耳割落擲臺下又言神責我不應騙人銀錢著我剁指遂將左指剁去又言神責我不當姦淫婦女使我割腎遂自閹昏迷僵仆時總督朱雲門題參革褫究擬已奉諭旨而司鑑已伏冥誅矣見邸抄

朱雲門 名昌祚山東高唐州人後徙歷城明崇禎十一年冬 大清兵至高唐公年甫十餘歲與

父兄離散隨　王師出關　國朝定鼎隸漢軍籍順治十年以才學遴授宗人府啟心郎十八年遷浙江巡撫賑荒安民時嚴逋賦江南士大夫褫革者五萬餘家公抗疏辨論兩浙獨獲免越三年浙人德之爲作大政記晉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總督康熙五年涖任時輔政大臣鰲拜以鑲黃旗地瘠傳　旨換正白旗地及民墾熟地公疏請停圈與戶部尚書蘇納海保定巡撫王登聯同忤鰲拜意三人一並立絞八年聖祖仁皇帝親政得昭雪　賜謚勤愍一諭　邸抄祭葬廕其子紱督捕右理事尋遷大理寺卿

邸郵舍也　抄謂郵報

保住

吳藩未叛時嘗諭將士有獨力能擒一虎者優以廩祿號打虎將將中一人名保住健捷如猱　邸中建高樓梁

吳藩打虎將亦鷄鳴狗盜之徒耳況乃逆黨烏足貴而文描寫特工

本初架住沿樓角而登頃刻至顛立脊懍上疾趨而行凡三四返已乃踴身躍下直立挺然王有愛姬善琵琶所御琵琶以煖玉爲牙柱抱之一室生溫姬寶藏非王手諭不出示人一夕宴集客請一觀其異王適惰期以翼日時住在側曰不奉王命臣能取之王使人馳告府中內外戒備然後遣之住踰十數重垣始達姬院見燈輝室中而門扃錮不得入廊下有鸚鵡宿架上住乃作貓子叫既而學鸚鵡鳴疾呼貓來擺撲之聲且急聞姬云綠奴可急視鸚鵡被撲殺矣住隱身暗處俄一女子

挑燈出身南離門往已塞入見姬守琵琶在几上徑攜趨出姬愕呼寇至防者盡起見任抱琵琶走逐之不及攢矢如雨任躍登樹上牆下故有大槐三十餘章任穿行樹杪如鳥移枝樹盡登屋屋盡登樓飛奔殿閣不啻翅翎瞥然間不知所在客方飲任抱琵琶飛落筵前門扃如故雞犬無聲

暖玉 杜陽雜編 日本國集眞烏中有基子黑白分明冬溫夏涼謂冷暖玉

吳藩 名三桂督理御營驍之子 國初就藩雲南康熙十三年正月判而福建耿逆精忠廣東尚逆可喜一時並判上命兵部侍郎李之芳同平南將軍賴塔征之相繼報捷十五年耿逆降十六年尚逆平而吳逆至二十年方滅則

大將軍章泰貝子綏遠將軍總督蔡毓榮之力也是時三桂已死城中食盡章泰等率師進攻三桂子世璠壻郭壯圖俱自殺逆黨方光琛李本深馬寶胡國柱夏國相巴養元趙國佐等以次書誅雲南始平時辛酉年十月二十九日也**槁**見卷一嬌娜**章**史記貨殖傳山居千丨之荻注大樹曰丨杜甫詩千丨夏木淸

水災

康熙二十一年苦旱自春徂夏赤地無青草六月十三日小雨始有種粟者十八日大雨沾足乃種豆一日石門莊有老叟暮見二牛鬬山上謂村人曰大水將至矣遂攜家播遷村人共笑之無何雨暴注徹夜不止平地

可以勸孝竝可以儆天下之薄於孝而厚於慈者

水深數尺居廬盡沒一農人棄其兩兒與妻扶老母奔避高阜下視村中已爲澤國竝不復念及兒矣水落歸家見一村盡成墟墓入門視之則一屋僅存兩兒竝坐牀頭嬉笑無恙或謂夫妻之孝報云此六月二十日事

康熙三十四年平陽地震人民死者十之七八城郭盡墟僅存一屋則孝子某家也茫茫大劫中惟孝子嗣無恙誰謂天公無皁白耶

天公無皂白（晉書天文志庾翼曰此丨丨憒憒丨丨丨之徵也）

諸城某甲

學師孫景夏先生言其邑中某甲者值流寇亂被殺首墮胸前寇退家人得尸將舁瘞之聞其氣縷縷然審視之咽不斷者盈指遂扶其頭荷之以歸經一晝夜始呻以匕箸稍稍哺飲食半年竟愈又一餘年與二三人聚談或作一解頤語衆爲閧堂甲亦鼓掌一俯仰間刀痕暴裂頭墜血流共視之氣已絕矣父訟笑者衆歛金賂之又葬甲乃解

異史氏曰一笑頭落此千古第一大笑也頭連一綫而不死直待十年後成一笑獄豈非二三鄰人負債前生

者耶

孫景夏先生名瑚諸城人舉人淄川教諭陞鰲山衛教授遷縣知縣

解頤語見卷一嬌娜

舁見卷一嬌娜

閧堂（御史分紀）監察御史每公堂會食皆絕笑言若有不可忍者雜端大笑而三院皆笑謂之｜｜則不罰又唐御史臺惟南牀最尊重每會集南牀不笑諸御史不敢笑南牀笑則皆大笑謂之｜｜

鼓掌見卷一珠兒

戲縊

邑人某佻達無賴偶游村外見少婦乘馬來謂同游者我能令其一笑衆未深信約賭作筵某遽奔去出馬前連聲譁曰我要死因於牆頭抽粱藍一本橫尺許解帶

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彼婦笑矣汝婦哭矣

挂其上引頸作縊狀婦果過而哂之衆亦粲然婦去旣遠某猶不動衆益笑之近視則舌出目瞑而氣眞絕矣粲本自經豈不奇哉是可以爲儇薄之戒

粲蘜 集韻蘜音皆禾稾去皮顙也或作楷 粲然見卷一種梨

聊齋志異新評卷三終







